

傳播「芬蘭化」的爭議： 從「兩岸關係」說起

馮建三*

摘要

本文得到卜睿哲啓發，雖然深知芬蘭與蘇聯（俄羅斯）的關係，迥異兩岸，但仍然考察兩國關係的由來，研判其經驗是否有益於兩岸共謀和諧。帝俄提升芬蘭地位數十年，卻不敵民族主義浪潮而有芬蘭獨立並隨即造成紅白內戰。再過 20 餘年另因地緣戰略，芬蘭兩度跟隨納粹德國而與蘇聯兵戎相見。兩國議和後有芬蘭化之說，遭西方鄙視而我國未必全然否定，芬蘭人則實踐且成效良好，近日更以這個親身經驗，建言烏克蘭或可參考。最後，本文從憲法、法律的規範，汲取前參謀總長李喜明與中研院院士楊儒賓的觀點，再行發揮；作者主張現狀並不合理，必須改變。我們從獨立至統一的主張具有正當性，對岸主張和平統一同樣具有正當性，兩種正當性相遇，不戰而通過政治和談就能取得共識是上策，較佳成果是彼此不干涉對方內政，外交與國防則可協調；若是先暴力衝突乃至戰爭而最後仍然必須談判才能彼此共存，就是下下策。

關鍵詞：兩岸關係、芬蘭化、芬蘭報紙、烏克蘭、台灣

投稿日期：2026.03.27 通過日期：2026.05.07

* 馮建三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教授 jsfeng@nccu.edu.tw

The Controversy Over Promoting “Finnishization”: Starting with “Cross-Strait Relations”?

Chien-San F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was inspired by Richard Bush. While fully awar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land and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differs markedly from tha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t nonetheless examines the origins of tha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o assess whether their experience offers any lessons for pursuing cross-strait harmony.

Imperial Russia elevated Finland's status for decades, yet could not withstand the tide of nationalism, which led to Finnish independence and immediately triggered a civil war between the Reds and the Whites. More than twenty years later, Finland twice aligned with Nazi Germany and went to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fter the two countries made peace, the concept of "Finlandization" emerged — scorned by the West, though not necessarily rejected outright by people in Taiwan. The Finns themselves practiced it and did so with considerable success; more recently, drawing on that firsthand experience, they have suggested that Ukraine might consider a similar approach.

Finally, this article draws on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frameworks, incorporates the perspectives of former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Lee Hsi-ming and Academia Sinica Academician Yang Ru-bin, and develops their ideas further. It argues that the status quo is unreasonable and must change. Positions ranging from independence to unification all carry legitimacy on Taiwan's side, just as the Mainland's pursuit of peaceful unification carries its own legitimacy. When two legitimate claims meet, the wisest course is to reach consensus through political negotiation without resorting to war — with the ideal outcome being mutual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 **Chien-San Fang** Adjunct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jsfeng@nccu.edu.tw

internal affairs, while coordinating on diplomacy and defense. If violent conflict—or even war—must ultimately give way to negotiation in order to coexist, then that is the worst 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Key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Finlandization, Finnish Press, Ukraine, Taiwan

壹、問題：兩岸關係

美國的百年刊物《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發表中¹美兩位八旬教授的專文。他們先指出，當前中美對彼此的觀感已在轉好，53% 美國人認為「應與中國友好合作與交往」，2024 年是 40%。北京清華大學公布民調，1 最低而 5 最高，大陸人對美國的好感度在 2025 年底是 2.38 分，2024 年是 1.85 分。兩國人民相互友善，但兩位作者另有警示並分析，何以雙方關係也可能瀕臨崩潰邊緣，因為，「最危險的局勢，仍然是長期懸而未決的台灣問題」。(Lampton and Wang, 2026)

以上是中美互看，兩岸相望，景象如後。

大陸看台灣。美國卡特中心 (Carter Center) 與艾默里 (Emory) 大學合作的民調有罕見的提問，發現主張武統的大陸人，從 2024 年的 24.5% 增至 2025 年春的 53.8%；加拿大的亞伯達大學 (Alberta) 大學民調則說是 39% 至 47%。(王占璽，2025 年 6 月 6 日)《經濟學人》加入更近的卡特中心民調資料，指逾半數大陸人在 2024 年反對武統，去年底降至 38%，挺武統從 25% 增加至將近 50%，並且經濟較為優渥的人，對於武統更為寬容，雖然大陸人對鄰近地方的好感，仍以台灣為最高。(Economist, 2026/3/21) 中研院 2024 年底至次年初對 2595 位大陸人的線上調查則說，61% 支持武統而 39% 反對，經濟較好者支持較高。(Lin & Chen, 2026:340, 343) 不過，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曾回覆倫敦《金融時報》，表示北京不會因為美國利用台灣挑釁而動武；(潘助譯，2024 年 6 月 17 日) 若真如此，這是對克勞塞維茨 (C. Clausewitz) 戰爭理論的支持，他認為，「只有政府能夠扮演理性的力量，以防止戰爭的發生。」(李喜明，2022，頁 172)²

台灣看大陸。從 1994 年起，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26) 逐年調查國人希望要有的兩岸關係，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從 9.8% 增至 2025 年的 34.6%；維持現狀再決定的比例，從 38.5% 減至 26.5%。偏向與儘快 (獨立或統一) 都未設定期限，可以視為維持現狀，於是其比例最低是 75%、最高是 94%。吳介民教授似乎另取其他民調，他指出，假使只將選項分作獨立、統一與維持現狀三種，那麼，過去 8 年約有 8 成的人，選擇維持現狀。(許祺安，2025 年 2 月 18 日)《經濟學人》

則罕見地在同一刊期，以三篇五頁，報導與評論兩岸關係與國際政治的連動，它指出，僅二成國人認為現狀可以長期維持；支持統一的比例僅 4%，但認為終將統一的比例，從 2020 年的 22%，至 2023 年是 30%。(Economist, 2025/5/3)

但是，現狀何所指？本世紀，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與賴清德，分掌中央政權，在這些年代，相同的是，在需要主權國家才能參與的國際組織，中華民國缺席；相同的是，四人與其政黨都認為台灣依靠美國，尚未肯認美國也依賴台灣在東亞逞能。相異的是，陳斷交 9 國建交 3 國、馬與蔡各斷交 1 與 10 國；相異的是，蔡主政以來，美國力消而 **中** 長、但美壓 **中** 之勢卻也漸次顯現而兩岸關係轉劣，反 **中** 或抗 **中** 保台之說漸長，造成軍機繞台，雙方消耗彼此的頻率大增，也表現在兩岸社會交流質量俱減。在賴執政以後，這些現象加重而不是減輕，相應於此，國防預算大舉增加，日後若持續，早晚要削減民生之用、增稅與舉債。³ 所以，我們要哪一種現狀？

接受民進黨式的現狀，通常反 **中** 或抗 **中**，認為積極並十分備戰才能嚇阻而避戰，通常他們不會主張兩岸要有更多接觸、對話與交流；這類國人的比例，假使相同於近十年的總統選票比例，低是 40% 高是 57%。新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反對台獨，支持九二共識，狀似與民進黨涇渭分明，但若轉用曾經擔任陳水扁國安會議副秘書長的杭之（2015 年 11 月 8 日）之言，兩黨仍有相通的地方。杭之（陳忠信）認為，〈台灣掉進一中不表陷阱〉。確實，民進黨不是心甘情願承認中華民國，也就對於一中之說卻步。在改變認知，進而有了理解，知道承認現實未必就是棄子之前，該黨及其支持者，更是無意與對岸共商一中的內涵；國民黨既然強調各表，等於是只承認中華民國，在進入兩岸政治對話，取得共識而讓兩岸共同納入彼此都能同意的新的或大的一個中國之前，其實也跟民進黨相同，都是維持不啟動與對岸政治協商的現狀。

主要政治力量既有這個立場，流行文字就有台灣或許遲速將「被迫一戰」；另有更樂觀者則不畏戰，乃至宣稱主張和平是癡呆之說。⁴ 較為學術之作，在擔心之餘，轉入敘述對岸的銳實力、分析對岸政體的認知作戰概念及其行使、操心國人使用對岸小紅書等工具而對資訊的真假減少了警戒。加總這些，則是憂慮這些現象，或將增加對岸不戰

而屈我兵之能，勢將不利於台灣的民主穩固、堅韌與厚實，尤其是對乙世代，不良影響會更明顯。⁵於是，這些論述與不畏戰者的流行文字，就與部分黨政的主張有了契合，最好之時，它們只是不言不語，不會倡議兩岸社會的交流與對話，較差則是避諱、反對，甚至阻止；它們認定所有的往還都成統戰，卻不解所有的統戰也是交流。至於兩岸關係，他們無意評估，是否時不我予之勢已然成形、不再改變？消極者認定只能靜觀其變或以拖待變，積極者高唱站在西方陣營的主流而共同抗**中**，卻未能想到，這可能是徒然，或者，竟有色厲內荏的陰影，於是在長期或永久維持現狀的期待中，忘卻自己對來者的責任，以致可能更糟而未必更好的明日，或將突如其來地壓頂後人。

本文另有所圖，得力於熟知東亞政情而特別是兩岸事務的卜睿哲博士 (Richard C. Bush)；他的政治經歷、誠懇有識的表意與循循善誘的勸言，應該不會招來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之譏？卜睿哲在 1975 年為博士論文來台十個月，曾任職聯邦眾議院亞洲及太平洋事務組主席索拉茲 (Stephen Solarz) 議員重要助手十年 (1983-93)，負責大陸與台灣事務，與黨外人士與政治犯家屬多有接觸後，出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 (1997-2002)。他 (與人合著) 至少十本專書論 (美國與) 香港、大陸、台灣及日本關係 (史)，包括已經譯為中文而專論台灣或兩岸的五本 (含二本合著) (Bush, 2005/林添貴譯, 2010; 2013/林添貴譯, 2013; Bush, 2021/周佳欣…等人譯, 2021; Bush & O'Hanlan, 2007/林宗憲譯, 2010; Hass, Glaser & Bush, 2023/陳佳瑜、謝樹寬譯, 2023)。

這些著作可資參考、值得引述與推敲的部分甚多，最適合本文宗旨而引述如後的看法，也深合中央研究院士楊儒賓 (2023 年 4 月 27 日) 的告誡：〈別讓台灣掉進「主權國家」的黑洞〉。卜睿哲的見解是：

「就算島上人民……傾向於維持現狀……也不能排除有一天可能會不得不與北京展開政治對話……如果不想成為像香港一樣的次級實體……就需要準備好提出台灣打算如何融入統一的中國……展開這種討論，有助於化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憂慮，不要把台灣的主權宣稱和台獨劃上等號。多數台灣領導人談到主權問題，都會想到台灣是不是國際社會上的主權實體；這個問題雖然重要，不過……另一個問題……更為關鍵……台

灣有必要深入研究主權的元素中，有哪些可以交易、可以談判，哪些必須不計代價守衛。無論要如何達成這種平衡，台灣應該都可以聲稱一九一二年成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早誕生三十七年的中華民國，至今依然存在於台灣，並借助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強化自身的主權宣稱。」

---- Bush, 2021/周佳欣等人譯，2021，頁 476-8。

割捨與堅持，意味在研究之後，我方或許能夠實踐「主權分割」，兩岸可以發展出既統一又獨立，並且雙方都能接受的關係？果真如此，就是千餘年以來，中國人取和平捨戰爭的智慧之完整實踐。⁶ 進入後文之前，理當說明，芬蘭與前蘇聯相互承認主權，兩岸主權大部分重疊，但彼此尚未承認對方；就此來說，這兩國的關係，並無我們能夠參照的餘地。只是，另一方面，芬蘭曾經是蘇聯的公國，是因上個世紀起於地緣政治因素的兩次戰爭，才有「芬蘭化」這個曾經被西方主流帶頭汗名的概念。芬蘭與蘇聯能在激戰兩回之後和平相處，互蒙其利而尤其是芬蘭，高所得且相對平均、民衆互信度高，連續 9 年名列世界最快樂國家（鄭惟仁譯，2026 年 3 月 19 日）⁷。在大陸，兩岸政權曾驅動大陸為主的國民彼此殘酷內戰，其後，兩岸社會與人民幸無這個慘痛經驗。反之，在大陸結束文革並納入市場經濟而台灣解嚴以後，兩岸政權在沒有停戰協議下，就能在數年間，陸續開放投資、觀光旅遊與文教交流，經貿來往密切至今，允稱是智慧實踐的一半，雙方若能在政治方面，也能取得彼此接受的關係，就是完整智慧的落實。

貳、俄羅斯、芬蘭與瑞典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曾經提升芬蘭地位七十餘年。

這段歷史的背景是，瑞典在 12 世紀中葉至 13 世紀末，通過北方十字軍阻遏了東斯拉夫政治勢力的東正教擴張，並在此後統治芬蘭地區直至 1809 年，長達五百多年。稍前在 18 世紀中葉，已有愈來愈多芬蘭人心生不平，因瑞典人對外動武、但戰場在芬蘭，隨著衝突激化，「芬蘭領導人物已經厭惡瑞典的統治。」到了 1812 年，也就是俄皇打

敗瑞典 4 年之後，再敗入侵的法蘭西之拿破崙，又過了 2 年，芬蘭的政治地位躍升，從瑞典的一省，提升為帝俄的自治大公國；（張亞中，2008，頁 184）並且得准進入帝俄廣大市場，沙皇再無其他屬國有此特權。（Taylor, 2026/5/8）

先前，芬蘭是瑞典統治之下，講芬蘭語的少數居民；入帝俄之後，位階成為芬蘭「民族」，文化、習慣與制度得到尊重，掌握完全由芬蘭人組成的議會而實質掌權。不過，芬蘭人的宗教仍然自主而與帝俄不同，維持路德教派，民法與刑法仍是昔日的瑞典法制，芬蘭文化因此有別於東正教的俄羅斯。（李俊毅，2014，頁 44-5）是以，瑞典對政治已脫離其掌握的芬蘭文化，影響仍然明顯。比如，芬蘭政府內部只許使用瑞典語，大學與中學教育也都使用瑞典語，至 1850 年都不准用芬蘭語出版書刊，這是因為，芬蘭統治者也要藉語言維持階級優勢，如同拉丁語文之於昔日歐洲統治階層，如同前殖民地使用殖民者語言作為官方用語。一直要到了 1902 年，芬蘭語才能跟進瑞典語，雙雙成為正式語言。入俄近百年期間，芬蘭「太平繁榮百業興旺」，人口從脫瑞入俄的 90 多萬，至 1908 年是 200 多萬。（張亞中，2008，頁 184-5）

但是，在激進民族主分子倡議下，俄帝尼古拉二世在 1899 年頒布《二月宣言》，開始侵害芬蘭大公國的自治，並且系統推行俄羅斯化，造成俄駐芬蘭總督遭暗殺。（對尼古拉二世翻轉對芬蘭的政策及其反效果，比較詳細的陳述，見范盛保，2009）芬蘭與俄羅斯的複雜關係，具體展現在馬達漢（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的生涯。他是出身瑞典貴族的芬蘭人，成年後才逐漸習得芬蘭語，1887 年二十而入聖彼得堡。日俄戰爭爆發，他以中校身分參戰，軍敗後俄帝派他赴中國西北，完成戰略報告書之後返俄，得到重用，進階為少將。1917 年俄爆發二月革命，再獲拔擢，位至中將，芬蘭獨立後內戰，他成為白軍（見後文）領導人，但因不願成為德國保護國而辭職。他在 1919 年參選總統失利，二十年後的冬季戰爭（見後文）爆發前，他勸政府讓步，不成，轉而指揮戰爭；再過四年，因總統辭職而由國會任命他在 1944 年 8 月繼任總統至 1946 年 3 月。（周陽山，2022）

在一戰將要結束的 1917 年 12 月，芬蘭宣布獨立，列寧一則要集中力量應對俄羅斯白軍，二則有民族自決的信念，便在當年最後一天於聖彼得堡親自簽署同意芬蘭獨立書。筆端抽離文書的那一刻，群眾

歡聲雷動，國際歌四起。(張亞中，2008，頁 184-6)。此時，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脫俄的獨立主張，其實仍然侷限在少數芬蘭人士(李俊毅，2014，頁 51)。或許出於這個事實，芬蘭獨立後不久，隨即從次年 1 月爆發內戰至 5 月，紅軍(Red guards)得到蘇聯支持，白軍(White Army)除有瑞典軍隊 1 千人助陣，在最後階段另有德軍 1.45 萬兵力支持而勝出。雙方結束戰爭後，全國各地在 5 至 6 月設置臨時營地，一個月後移轉至 20 個大型戰俘營，收納人數達 8 萬，總計內戰致使約 300 萬的芬蘭人口有 3.6 萬芬蘭人殞命，包括 1.25 萬人因營養不良與疾病、白色恐怖，魂歸戰俘營，留下 1.21 萬寡婦與 1.42 萬孤兒。(Tikka, 2014)

叁、「芬蘭化」：「冬季之戰」與「續戰」

納粹德國在 1939 年 8 月與蘇聯簽訂條約互不侵犯，實則瓜分波蘭領土，並將波羅的海三國劃入蘇聯勢力範圍；對此，芬蘭表示中立。然而，三個月之後，蘇聯要借用芬蘭海軍基地遭拒絕，起身攻擊芬蘭，爆發為雙方從當年 11 月 30 日打鬥至次年 3 月 13 日才叫停的 105 天戰事，芬蘭稱之為「冬季之戰」。其間，芬蘭在 2 月底準備與蘇聯和談，但英、法以援助為餌要芬蘭繼續抵抗(Diamond, 2019/莊安祺譯，2019，頁 92)，實則英法僅送來部分軍火而並無兵援，戰事延長使芬蘭多死千餘人至 2.7 萬，又因兵敗而割地；人口是芬蘭 40 餘倍的蘇聯則陣亡更多，據說達 12.7 萬。隔年(1941)6 月底，芬蘭想要藉助德國取回失地，於是向蘇聯宣戰而「續戰」至 1944 年 9 月簽訂停戰協議。這次戰爭以芬蘭投降告終，但協同芬蘭對戰蘇聯的德軍，卻在撤退過程，大肆破壞芬蘭北部。此役長達近三年，芬蘭殞命 5.37 萬人，蘇聯捐軀 25 至 30 萬。(張亞中，2008，頁 189, 193-4)

芬蘭人在「冬季之戰」與「續戰」的表現勇武，自身損失慘重，但戰勝芬蘭也使莫斯科支付龐大代價，傷亡數倍於芬蘭。後世之論，有稱芬蘭英勇對抗入侵者是關鍵原因，才使蘇聯願意接受芬蘭中立。另有論者不是這樣看待，而是主張這兩次戰爭，原本就不是起於蘇聯要

擴張領土、也不是蘇聯要推進官方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於西鄰。不是，是蘇聯與芬蘭相同，都是「出於強烈的史地原因」、「戰略和地緣政治」的判斷；蘇擔心他國借道芬蘭攻擊自己，芬蘭則擔心蘇入侵而二度結盟納粹德國，致使引來蘇聯攻打而有冬戰與續戰。(Diamond, 2019/莊安祺譯, 2019, 頁 84) 更有論者提出截然相反的評價，指出冬戰與續戰芬蘭都是戰敗，但在「西方既有的集體想像」卻將它們建構為「道德寓言」，藉此在對抗蘇聯（俄羅斯）時「證明自身的正當性」；西方不肯承認，芬蘭在冬戰與續戰「全面失敗」，日後得以繁榮與民主，是芬蘭「兩次失敗之後所獲得的智慧」，不是當年的「英雄氣概」。(Taylor, 2026/5/8)

芬蘭與蘇聯兩國在 1948 年 4 月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⁸ 開始有「芬蘭化 (Finlandization)」一詞與概念。

很多論者都凸顯，條約能夠制定並順利執行，是因為 1946 至 1981 年，尤霍·巴錫基維 (Juho Paasikivi) 與烏爾霍·吉科寧 (Urho Kekkonen) 兩位很有眼光的總統相繼執政，他們「逆轉了 1930 年忽視俄羅斯的災難性政策……學到了教訓…芬蘭外交政策……是讓我國的存在與支配芬蘭地緣政治者的利益一致……小國不允許在外交政策中夾雜情感---不論是同情或反感」，並且必要時「緊急立法」延長總統任期以維持「蘇聯領導人信任。」(Diamond, 2019/莊安祺譯, 2019, 頁 101-3; 另見黃政綱, 2014, 頁 14-5; 李俊毅, 2014, 頁 45-6; 唐錦鴻, 2022, 頁 57-60)

不過，如前所說，也許有個課題值得研究：芬蘭境內具有共產主義意識的群體力量，是否可能也是芬蘭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的一個因素？畢竟，前曾提及，遲至一戰結束前幾個月，芬蘭人主張獨立仍是少數激進派，芬蘭獨立後不久，隨即爆發紅白內戰，打鬥 3 個半月。德國在 1945 年 5 月 7 日無條件對盟軍投降之前，芬蘭國會已在當年稍早的 3 月舉行大選，成立於 1918 年的共產黨因已遭芬蘭政府列為非法，另以「芬蘭人民民主聯盟 (SKDL)」之名參選，得票約 23.5%，在 200 席次得到 49 席，僅次於社民黨的 50 席 (得票約 25.1%)，得票第三的農民聯盟得票約 21.4%、也是 49 席。SKDL 至 1966 年得票率都在 20-23.2% 之間。⁹ 最少在長達 21 年期間，都是芬蘭政治力量重要構成的 SKDL，對兩國條約得以簽訂與維續良好，按理會是重要助力，

雖然這個假設能否成立，還須研究。

肆、芬蘭化：歐美的認知

西方貶抑「芬蘭化」這個詞彙。不過，很多西方人在眼見為憑，或者，合理思考之後，大多也能認知或承認其正面效益。在冷戰期間，將這個心理過程的轉變，有最好傳達的是《紐約時報》(Lasky, 1979/6/14)記者的一篇現場調研。他說，「芬蘭化」

這個術語已經與「冷戰 (cold war)」、「低盪 (détente)」等詞彙，一起進入國際政治爭議的詞彙表。我想我多多少少同意，這個術語暗示的普遍含義是：一種令人痛惜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下，一個弱小鄰國，由於懼怕一個極權主義超級大國的軍事實力和政治上的無情，致使尷尬且毫無廉恥地對其主權自由做出讓步。……我必須承認，當我發現這裡的日常生活是多麼地自由、多麼地西方化、多麼地正常時，我感到十分驚訝，當然，也十分雀躍。在這裡，緊鄰著布爾什維克俄國的廣闊邊界陰影之下，卻沒有莫斯科那種灰暗感，沒有東歐附庸國的順從一致性，也沒有老大哥的形象。……相反地，這裡的色彩、活力與整體多樣性，更接近於鹿特丹或曼徹斯特，而不是人們先前被引導去預期的任何景象。……願這個「芬蘭化」的芬蘭，可以證明這是所有東歐國家的典範！人們會希望繼續相信奇蹟。

相同於這位記者，《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機成功轉型？》設有專章討論芬蘭，作者也反省自己曾經對芬蘭化的曲解。在對芬蘭歷史有了解之後，他深知「唯有蘇聯感到安心，同時信任芬蘭，芬蘭……才會安全」，是以警覺自己的「無知」而人云亦云用「貶義的詞彙芬蘭化」，只看到芬蘭化的這一面¹⁰：「芬蘭政府和媒體都避免批評蘇聯，自我審查而媒體沉默於蘇聯入侵匈牙利、捷克與阿富汗；也有出版社因擔心冒犯蘇聯而取消出版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一家芬蘭報紙在 1971 報導蘇聯在 1939 佔領波羅的海三小國，惹來蘇聯警告芬蘭要在未來防

範這類事件，芬蘭政府也就呼籲傳媒要負責任，不要冒犯蘇聯。」
(Diamond, 2019/莊安祺譯，2019，頁 103-6)

伍、芬蘭化：我國的認知

在冷戰年代與蘇聯自動解體之後，國人也對芬蘭化內涵及其歷史有所介紹，至其理解方式，如同歐美，有稱芬蘭化是『陰影、外國人「同情和惋惜」芬蘭，芬蘭人……（則）對自己產生一種「自我慶幸」的滿足感』（蘇秀法，1987；1994，頁 75）；類似的表達，指芬蘭遭受「歷史屈辱、昔日的煎熬（而有）今日的亮麗」（王榮川，2008，頁 6, 11-2）。國人並曾評估，芬、蘇 40 餘年的關係經修正後，能否有益我方開拓對北京的往來。其他作者同樣也曾以此做為討論的主軸之一（嚴震生，1995；張亞中，2008，頁 181-213；范盛保，2009；魏百谷，2010）；亦有一筆帶過芬蘭化而不另置語（林碧炤，2011）。最有趣的一篇也最為晚近，似乎是意在對我啟發，但表述為烏克蘭能否參酌芬蘭往例，儘速結束俄烏戰爭（周陽山，2022）。

不過，直至馬英九出任總統，兩岸關係改善，芬蘭化的概念才有較多曝光機會。這是因為，曾經以強權殖民有益被殖民國之論，引來學界嚴厲非議的季禮（Bruce Gilley）（馮建三，2024a，頁 304），再次出版爭議文章。馬就任一年多，季禮在《外交事務》發表論文（Bruce, 2010a），¹¹ 建言台灣若能芬蘭化，於世有利；隔一期，該刊另登台北駐華府官員簡覆，指其對馬英九總統的理解不正確也不公正，同期也刊登他篇評論（Mouritzen, 2010），及季禮的扼要回應（Gilley, 2010b）。¹² 季禮首篇文章的紙本問世之前，電子版已推出，因此稍前一個月，本地的主要報紙業已先行回應。記者的觀察或意見是，『美國學界看重的刊物上出現專文，指出台灣正「芬蘭化」，而且呼籲美國公開支持，還是首見』（曹郁芬等人，2009 年 12 月 31 日）；『香港，正慢慢地被中國所「消化」。美國人…這篇文章，應是為「光榮撤退」做思想準備吧！』（莊佩璋，2009 年 12 月 31 日）

報刊記者之外，專對季禮回應的報紙外稿評論，至少六篇。依發

表的時間順序，作者們認為，「當前政府與國人都沒有芬蘭化共識」（嚴震生，2010年1月1日）；季禮之言「未必是美國所要取」（趙春山，2010年1月2日）；美國若要我芬蘭化，就當先承認台灣獨立，對岸則須不因台灣獨立而出兵；（董恒秀，2010年1月2日）標題有芬蘭化實則言他者，也有一篇（林中斌，2010年1月21日）；芬蘭主權獨立而台灣不是、損及美國利益、芬蘭化主張在台將受猛烈批評，國民黨若有此主張將大選失敗。（張守珩，2010）。最長篇幅因此也更深入對話的是熊玠（2010年2月），他提供芬蘭化於我不可能的更完整評論，原因是：（一）芬蘭與俄羅斯是兩個主權國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承認彼此的主權主張；（二）芬蘭化當年成功因美蘇冷戰，蘇聯深知若不讓芬蘭中立，北約會有介入口實，致使蘇聯的安全防線推到蘇聯的大門。但今日並無類似北約的組織可讓北京接受台灣芬蘭化；（三）季禮要美國退出台灣海峽，也讓我與美國在軍事上保持距離，但這些主張是要避免外界批評美國棄我的罪名；然而，既然美國不能容忍北京與其（在東亞）競爭，就不可能同意芬蘭化而讓台灣中立（本文作者按：熊玠的話語應該就是說，美國不可能放棄以我為其代理人，牽制、對峙或消耗北京）。當然，本地對芬蘭化的反應，應該還有很重要的一項，此即至少我們的部分傳媒，不可能如同芬蘭傳媒，對蘇聯的批評能少則少（見後文）。

季禮一文出版數年之後，至少有三篇本地的碩士學位論文與其有關。對芬蘭化最樂觀的解讀是，『芬蘭永遠得和強大的俄羅斯常相左右，凡事謹慎、凡事珍惜，口不出惡言，永不放棄。「不可預測的大鄰居」已是他們表達對俄國憎恨的最大極限。歷史告訴芬蘭人甚至全人類，所有的大國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們絕對不會去侵略或欺凌任何小國。除非，他們有一天終於找到藉口』。（黃政綱，2014，頁21¹³）中性回應的是，認為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是出於「理性判斷……的最適選擇」，是有芬蘭化的傾中表現，但交好大陸的同時，也與美、日等他國維持良好關係。（陳建馨，2017，頁95, 132）最晚出版的一篇則全面否定季禮，作者主張（1）台灣科技（半導體）與地緣位置太重要；（2）美國不可能放手讓對岸擁有台灣；（3）大陸未必能有足夠軍武對台，或者，大陸另有其他重要且棘手課題需要面對。於是，這篇論文的作者隱然認定，現狀可以無限期維持。因此，該作者複製至今仍是西

方主流的看法，認為當年蘇聯未將芬蘭納入共產集團，如同波蘭等東歐國家，關鍵原因「不難解答」，就在「實力與人民堅韌意志」「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以，他認定「芬蘭化」根本不適用於台灣，因為我方任何退讓，都無法改變中共「併吞台灣的企圖」。(唐錦鴻，2022，頁 102-3)

陸、芬蘭化：芬蘭報紙的呈現

芬蘭傳媒雖然在對蘇聯（與俄羅斯）的報導，展現了高度的自律與自我檢查，惟同樣屬實的是，這並沒有妨礙其新聞自由的表現。芬蘭如同瑞典、挪威與丹麥等國，無論是在紐約「自由之家」或是巴黎「記者無疆界組織」，在歷年的新聞自由表現之調查，都是名列前茅¹⁴。芬蘭傳媒究竟如何面對蘇聯，相關的經驗調查似乎不多，以下整理四篇研究的發現與看法。

首篇，從芬、蘇簽訂友好條約之前的 1945 年，至冷戰結束後數年的 1995 年，作者選取這兩個年份在內，前後共 9 個年份而涵蓋芬蘭所有政治光譜，從共產黨到自由派的報紙，合計 1213 篇報導作為分析對象。該文的發現是，這一千多篇報導，提及蘇聯或俄羅斯 222 次（佔 37.5%）、歐洲共同體或歐盟占了 12.6%、聯合國是 9.0%，北歐理事會與北歐合作也有 11.2%，美國則 5.3%。不但量大，蘇聯的形象相當正面（佔了 77.5%），負面提及僅 8.1%而正負面混合是 14.4%。歐盟與美國也是正面的 54.1%與 54.8%，高於負面的 28.4%與 45.2%。（Luostarinen & Suikkanen, 2004）

以上是總體情況，不分報社立場與時代背景。若是加入立場，則共產黨人的報紙對美國最具批判性，對蘇聯則最正面。不過，中間派、自由派與右翼報紙「也很少公開批評蘇聯或芬蘭的外交政策」。惟媒體不分政治立場，無不支持政府在維持與蘇聯良好關係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時也努力維護芬蘭中立地位的可信度。對蘇聯以及對芬蘭官方外交政策的負面批評，雖存在，但十分罕見。只要蘇聯仍然存在，芬蘭新聞媒體便不會輕舉妄動。東歐開始骨牌式變化的 1989 年起，蘇聯／俄羅

斯在公共媒體話語中的形象迅速式微；在這個新冷戰的環境，芬蘭已經出現部分媒體，嘲諷自家政府歷來奉為圭臬的中立與橋梁兩種角色，譏笑這是冷戰時期的幻覺。蘇聯解體三年多而芬蘭已是歐盟成員的 1995 年，確實對俄羅斯有最高的負面呈現，但也僅達 30%。(ibid.)

另有研究者取捨去新聞與報導，而是分析 1990 至 2010 的二十年間，共 2383 篇「言論版」的三類稿件。因起點已是蘇東波，終點是芬蘭入歐盟已經 15 年，作者的發現與前一篇有相當差異。在這兩千多篇意見，僅有略多於 7%、也就是 171 篇帶有正面意涵，其中，90 篇在「讀者投書」（中性與負面約是 120 與 250）、53 篇在「社論」（中性與負面約是 250 與 480），28 篇在「其他評論」（中性與負面約是 590 與 640）。但也應該注意，該研究分析比較有清楚意見表達的評論，不是按理僅交代事實的新聞；其次，即便是負面意見，這些文字並非赤裸批評或謾罵，而是「很多無法寫出，而是要讀出弦外之音、旁敲側擊才能解碼」；最後，作者在文獻檢討與結論時，曾經表示，「歐盟文件以及芬蘭政治領導人的演說……等官方言論，通常對俄羅斯的關係與發展，出以相對樂觀的描繪，而芬蘭最大報《赫爾辛基日報（Helsingin Sanomat, HS）》刊登的公共辯論，顯得更加悲觀。」(Laine, 2015)

再有一篇碩士論文，經驗材料已經延續至基輔廣場事件（有稱之為「尊嚴革命」，有認定這是政變爆發、烏克蘭親俄親歐並存轉為親歐主控），並因莫斯科取克里米亞而西方開始抵制俄羅斯的 2015 或 2016 年。作者訪談位於首都 12 家報紙的 18 位記者，得知他們在處理俄羅斯新聞時，確實更為審慎，述及俄羅斯會有額外的考量，但是，他們沒有因此而不批評俄羅斯。(Ommen, 2016)

最晚近的是一篇學士論文 (Rahiala, 2024)，作者只研究對俄羅斯並不友善的《赫爾辛基日報》。作者分析 20 篇 HS 社論，基輔廣場事件（2013 年 12 月）以前、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2014 年 3 月）之前，加上 2022 年俄入侵烏克蘭以前與以後，四個斷點各取 5 篇。作者的發現是，2022 年俄入侵烏之前，HS 雖然「批判但審慎」，其後則已非常負面，是公開譴責俄羅斯及其行動。俄羅斯總統普亭 (Vladimir Putin) 則在該國併吞克里米亞以後，形象就已相當負面，但在俄入侵烏之前，HS 對「俄羅斯的各種行動是很關注，相當認真也審慎。」但該報也再次強調（俄烏兩國）要維持穩定關係。只是，開戰之後，口徑轉變，它

已說普亭是暴君，難以了解他的動機或目標，最後則社論乾脆不想了解。

柒、芬蘭與烏克蘭

近日提及芬蘭經驗的文章，最讓人乍舌，或者，假使那是其本意，則會讓人驚豔的最晚近說法，來自《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這本周刊對普亭，不僅從無好話，並且用詞尖銳。開戰之初，它指控或誣指他「積累怨恨、秘密、貪婪、滿腹委屈與怨懟，是黑手黨……俄羅斯變成對抗腐朽西方的堡壘，他的恐懼變成自戀與偏執。他的怨懟日積月累，對烏克蘭的憎恨沒有更少，他要報仇。……已有小說寓言勾畫俄羅斯將與歐洲隔絕……即便代價是普亭必須向中國低頭奉承 (cringe)。」(Economist, 2022/3/26) 俄烏血腥四年戰鬥至今，刊物提問，何以尚無和平？「罪責就在一個人。普亭陷入自己製造的罪惡。」(Economist, 2026/2/21)¹⁵

該刊從不認為，對俄烏戰爭的爆發，仍然應據實平衡報導或評論。俄羅斯固然是愚蠢入侵，但北約而特別是新保守主義當道美國外交政策的拜登 (Joe Biden) 總統，在烏克蘭「玉成」了 2014 年政變，致使烏克蘭親俄親歐各半的權力結構，產生根本變化，變成一面倒向歐美。北約多國不斷通過軍事訓練、軍武供應、軍事演習與遠程攻擊能力的佈署……等等手段 (Abelow, 2022)，一而再、再而三違反美國曾經口頭承諾北約不東擴的史實，得寸進尺而逼近烏克蘭，注定壞事。日後任職拜登的中情局長，在 1990 年代位居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要津的人，在其回憶錄，曾經白紙黑字明確記載：俄羅斯從左到右，也包括自由派，都已認定，北約東擴至烏克蘭，是莫斯科業已表明，那是最鮮明亮麗而不容北約跨入的紅線。(Burns, 2019: 227；更多的引述與相關討論，見馮建三，2024b；2025，頁 163-207)

《經濟學人》從開戰起至今，從來就是認定俄羅斯「未受挑釁就入侵」(unprovoked invasion) 烏克蘭；這個立場從未鬆動。¹⁶

但是，隨著烏克蘭人力耗損與短缺，俄、烏呈現拉鋸與消耗彼此

的現象無法否認，該刊也有罕見時刻，儘管依舊否認北約挑釁才有俄之犯罪入侵，但在認知俄羅斯人力五倍於烏克蘭、俄羅斯經濟違反西方期待尚未疲憊且成長高於歐盟平均之際，該刊僅此一次，承認失去五分之一國土的烏克蘭，若與俄羅斯和談而能有成，「已是最不壞的選擇。」（Economist, 2024/3/30）其後，刊物陸續提及，烏克蘭戰場失利，無礙於日後的烏克蘭若能經濟發達而民主程度向歐盟靠攏、脫離俄羅斯的影響圈，也將是烏克蘭的勝利。

後面這個期待，認知現時已在戰場失利，於是不免轉進來日，希望烏克蘭在戰後能有好的發展如同南韓，那麼，屆時亦可稱作是因禍得福。這個勝利法，先前亦曾見於前北約歐洲最高聯軍總司令的博士上將史塔伏瑞迪斯（James Stavridis）對烏克蘭戰局的解說。（Araujo, 2023/11/20）

《經濟學人》表示割地求和是烏克蘭最不壞選擇將近兩年之後，烏克蘭更顯疲憊，雖然俄羅斯經濟也承受更大壓力¹⁷。此時，該刊再有立論，但例子轉向芬蘭。原來，在俄烏開戰逾三年半之時，它出人意料，居然通過「最忠誠也最冷靜的烏克蘭支持者」，也就是芬蘭總理史塔（A. Stubb）之口，另生說法。該刊引述史塔在訪美時對川普表明，「我們在 1944 年找到解方，我確定我們也能在 2025 年找到解方，結束俄羅斯的侵略戰爭，找到持久也正義的和平。」究其實，開戰之初，外界與烏克蘭既想避免芬蘭經驗，卻也會將芬蘭視為「值得銘記，甚至效仿的例子」。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總統的辦公室，曾經流傳相關文字，只是後遭擱置。（Economist, 2025/9/6）

史塔提醒，很多人以為，蘇聯與芬蘭「續戰」後的 1944 年 9 月之停戰協議，是芬蘭的失敗。但是，這位芬蘭總理堅持，真相是，「既然芬蘭欠缺西方或任何其他國家的安全保障，芬蘭獨立的方式並非反俄……而是藉此將自己打造成歐洲最成功的國家之一。」芬蘭政界和媒體都很謹慎，避免激怒莫斯科，大多數歐美人士如前已言，都曾經說，這是卑躬屈膝的綏靖表現。但史塔「和他的大多數同胞認定，這是在我們別無選擇的時代裡，現實政治的定義。它讓芬蘭得以堅守其核心價值：普及教育、社會福利和法治。」刊物最後通過史塔傳達一個意見，強調如今的烏克蘭比 1944 年的芬蘭處境更好。昔日，芬蘭是「一個被摧毀、赤貧的國家而幾乎沒有任何外部支持」。現在，烏克蘭不同，

有盟友大力支持。史塔說，烏克蘭可以選擇沉湎於過去，哀嘆世界的不公，也可以「拾起碎片，重建家園並相信自己的未來，根除腐敗，促進自由與社會正義，並消滅玩世不恭的心態。這是烏克蘭未來面臨的選擇。」(ibid.)¹⁸ 其後，另有一文宣稱「面對……來自俄羅斯邊境的戰爭威脅……擁有強大福利體系的芬蘭人，剛好擁有這樣一種特質……或許正好可以拯救歐洲……」。¹⁹ (Economist, 2025/11/1b) 俄方智庫人員得悉此議，很是認同，並有補充，表示前蘇聯共和國之一的喬治亞，在 2008 年同樣有類似的衝突，亦即南奧塞提亞 (South Ossetia) 與阿布哈茲 (Abkhazia) 與中央政府發生衝突後宣布獨立，雖然只有俄羅斯承認，但喬治亞並未訴諸武力奪回；其後，喬治亞反而對俄、對歐有了平衡立場。不過，這位作者不無惋惜之意，他引述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指烏克蘭自認不是芬蘭也不是喬治亞，「尚未學會妥協的藝術」，史塔建言的實踐能否成真，只有時間知道。(Bespalov, 2026/3/2)

《經濟學人》曾經報導烏克蘭或可借鏡芬蘭化，也許是眼見雙方僵持對烏不利，於是有「後見之明」；我方則有失，是當局者迷，眼耳僅見僅聽西方汙名化芬蘭化之言。在俄烏戰爭尚未爆發的前夕，以及開戰後三周，我方傳媒都曾談論芬蘭化，同樣搬動流行於西方逾一甲子的「集體想像、道德寓言」，突出「強大的軍力，以及國民不惜一戰的決心」，同時認為芬蘭力戰而重創俄羅斯，使芬蘭當年沒有如同波羅的海三國遭蘇聯併吞，(陳良榕，2022；王志郁，2022) 卻沒說那是德蘇簽約瓜分地盤所造成。消失在這兩則報導與評論的是，俄烏冬戰與續戰，都起於兩國地緣政治的國安考量，不是蘇聯的領土擴張或意識形態輸出的欲望；消失的是，兩則都說俄羅斯傷亡慘重數倍於芬蘭，不談芬蘭人口遠少於蘇聯，死傷比例超出蘇聯數倍；論戰爭輸贏，無從撫慰傷亡之人，已遭蹂躪的大地與生靈也無從挽回。兩家傳媒或記者隱然認為，烏、台學習芬蘭的強力對抗，才能抵禦俄羅斯與對岸的興兵蠢動，消失的是芬蘭化的另一種、可能更準確也是芬蘭人自己的解釋，芬蘭化實乃這個千湖之國在連續敗戰兩次後，汲取教訓而有的智慧實踐。

捌、芬蘭與蘇聯、台灣與大陸

由芬蘭回看台灣，或說，由芬蘭與蘇聯的關係，返身審視兩岸關係，必然認知兩組關係難以比附。

無法相提並論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芬蘭政府與傳媒都願意自我節制而不開罪蘇聯（俄羅斯），特別是在 2014 或 2022 年 2 月之前。然而，我國政府而特別是傳媒，無論誰主政，向來欠缺這個共識。其二，芬蘭與蘇聯（俄羅斯）相互承認彼此都是主權獨立國家，兩岸治權分立而主權重疊但互不承認，台澎金馬並無獨立主權而是歸屬中華民國。其三，美國也許貶低芬蘭對蘇聯的外交政策，但在冷戰期間卻很樂意，或至少接受赫爾辛基不對抗莫斯科的立場；美國對台灣則不同，維持現狀有利華府而不利兩岸、特別是不利我國。白宮可能通過美好修辭掩飾引我作為對抗北京代理人之實、不可能明言這是其戰略考量而要伺機弱化北京，若更嚴重，則是我國亦有主動共謀之人（群），偕同美國而刻意挑釁北京、刻意或致使意外生事，遂有台海爆發衝突，最惡劣的形式是戰爭，危害兩岸而禍我尤多。

然而，即便兩岸與芬、蘇（俄）不同，台灣仍然應該以芬蘭為師，準備啓動或可名之為「具有兩岸特色的芬蘭化」。目標如同芬蘭，少則維持、多則改善我國社會的進程，進而樂於努力，在這個前提之下，共好兩岸，雙方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新政治關係，也就是一個兩岸都能同意的一個中國之內涵，各自安身。方法則需要集思廣益，通過社會溝通、辯論與審議後，逐漸找到可行的具體措施。下文意在期待來日能夠有拋磚引玉之效，是粗疏之言，先遵循法律、憲法，再轉述前參謀總長李喜明對政府與傳媒的建言，最後是借鏡中研院楊儒賓的中國觀與兩岸觀及其衍伸，試作探討。

一、讓法律用語融入日常生活：大陸、中國大陸

民國 81 年制定，至 111 年第 20 次、也是最近一次修訂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²⁰，都無單獨稱呼中國之處，而是反映

兩岸關係的實況，因此稱我為「台灣地區」，而指對岸是「大陸地區」。法律用詞理當尊重與奉行，我們不能、不宜稱呼對岸為中國，應該稱之為大陸（地區）或（中國）大陸。

語言文字很重要，不只反映、也在建構你我彼此，現在與未來可以有、應當有的關係。因此，吳介民（2022，頁 16）認為，國人不應該使用「大陸、對岸、中共」等等詞彙，因為這將「模糊台灣與中國互動關係的本質」，這個本質怎麼界定？吳文似未明言、雖然意有所指，但應該與我國的法律與憲法之宣告不同，也不同於本文的認知。

不合法、不合憲是一回事；習慣成自然而變成從心所欲「不踰矩」，時而出現可以讓人莞爾、未必氣惱的事例，卻是語言、遣詞用字牽制乃至左右兩岸關係而較不為人計議的機制。

比如，有些國人以中國稱呼對岸，捨棄中國大陸之名，為此而有指鹿為馬的笑談。某出版社在台出版對岸書籍，沒有用大陸而是代以中國，於是有左列逗趣或不知所云的文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變成「哥倫布發現新中國」，由大多數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構成的「歐亞大陸」，以及指稱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尼泊爾、不丹等國的「南亞次大陸」，也就變成「歐亞中國」與「南亞次中國」。（聯合報社論，2022年2月21日）

另有些時候，發言者口稱大陸，但傳媒逕自將它改成中國，如華視新聞 CH52 在 2025 年 5 月 26 日播出的「晶圓之島：撼動世界的半導體傳奇」，受訪者、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口說「我們大陸的老校友」，轉成字幕後變成「我們中國的老校友」。²¹

再有些時候，發言者與對岸仍有邦交，與我則無，但該國凸顯我國不僅也是、可能還是更為可取的中國。這是對我肯定的時候，惟重要報刊可能忌憚我方居然與中國產生關連，即便發言者是稱讚，傳媒還是選擇視而不見，不予報導。比如，「歐洲聯盟」成員國斯洛伐克（Slovakia）的國會友台小組，共有十人在 2022 年 6 月訪我，公共電視的影音顯示，訪問團主席歐舒斯基（Peter Osuský）致詞時，表示「誰能夠代表一個中國？……你們就是民主的中國……你們稱得上（deserve）中國這個名字，不是只有台灣。」²² 次日，該則新聞也出現在《自由時報》A4 版頭條，但標題是〈斯洛伐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我是台灣人〉（呂伊萱，2022 年 6 月 9 日），該報的報導全文，沒有公

視影音新聞的前引文字。外交部等單位在 2026 年春舉辦玉山論壇，波蘭前總理華勒沙有類同的稱讚，指「台灣領導中華民族的統一」，《自由時報》社論（2026 年 3 月 19 日）不領情，指這個說法『像是蔣、李時代的歷史回音…（但）蔣、李俱往矣……「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賴政府在其位……這個目標更近了……』；立場對立的《中國時報》（2026 年 3 月 19 日）同日也有社論，標題雖是〈華勒沙諍言 台灣的統一方案〉，但內文讀不出方案為何，流為空言。

政府的正式用詞，仍然使用中華民國。然而，過去幾年在口語或相對不正式的場合，官員直呼對岸是**中國**，而不是（中國）大陸的頻率，日漸增多。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可能是在 2018 年 5 月 1 日，與我邦交 77 年的多明尼加與我斷交，總統蔡英文不悅而首次『直稱「**中國**」』，引來論者說，這將「徒增兩岸變數」。（黃國樑等，2018 年 5 月 2 日）及俟「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朗朗上口之時，官員口稱**中國**而不說大陸，已更頻繁，這就使得前國安委員陳忠信（杭之，2015 年 11 月 8 日）批評〈台灣掉進一中不表陷阱〉，有了遲到的發聾振聵效果。

我國只說對岸是**中國**，北京會喜聞樂見，因為這是奉送中國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自己消滅安身立命的中華民國。兩岸日後終須一談，差別是不戰先談也就不讓戰爭發生，或者戰爭爆發而終有結束之日而必需和談才能結束戰爭。若是我不弘揚，卻只工具化中華民國，以之掩護台灣的實質獨立，就會使兩岸協商的時候，變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一省台灣談，而不是與建國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民國談。假使能夠把握或創造空間，不戰先談，加上亡羊補牢，修復許多年來的自毀長城所造成的傷害，或許仍然可以挽回，前引的卜睿哲勸言仍有實現的空間，我方理當「借助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強化自身的主權宣稱」。

前總統馬英九邀請陸生訪台，有復旦大學生祝賀「中國台北隊」獲得世界成棒冠軍，引來一些人不快。（陳宥菘等，2024 年 12 月 3 日）但這也可以說，是我放棄自表一中的例子。我國參與在海內外舉行的國際賽事，從 1984 年起，都是以「中華台北」隊之名出賽，這也是兩岸取得共識的前例。這個用詞我已熟稔，各國政府也理當知道這個隊伍，並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對於海外一般民衆乃至於陌生

兩岸歷史關係的記者，他們未必清晰理解英文 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與 China's Taipei（或 Taipei, China）（中國台北）的差異，我方有人對此不滿，也許這是原因之一。海外大多數國家都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並不承認中華民國，因此有人在海外稱中國台北之時，我們無從正式主張這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然而，復旦學生是在我國而有該言詞，我們不該逕自樂於以這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嗎？惜乎，主流輿論少見反映這個事實，這是「掉進一中不表陷阱」的另一種例子。

二、傳媒表現：參謀總長李喜明維持現狀的見解

改善這個不表一中的陷阱，首先是各級公務人員務必守法，從口語、文書、正式場合，到非正式場合，若在我國境之內，都要稱呼對岸為中國大陸或大陸。假使說了現在兩不隸屬，宜於緊接其後，表示未來不排除兩岸仍有可能在相互同意的條件下，相互隸屬。

其次，政府率先示範，奉行法律對兩岸的稱呼之後，至少應該要求下列四種教育機構與傳媒，同樣守法，稱對岸為中國大陸或大陸，不能僅說中國，更不可更動受訪者的言詞或文字：（甲）政府出資超過一定比例或其股權為政府持有過半的傳媒；（乙）接受政府廣告、公關支出超過一定金額的傳媒；（丙）接受政府各種影音獎勵作品超過一定金額的作品；（丁）接受政府贊助超過一定金額的教育組織。

曾任蔡英文總統參謀總長的李喜明（2022）有書《台灣的勝算》，認為不對稱作戰的能量，才能遏制對岸的武統。進一步言之，我國如何能夠抵禦對岸尚未排除的武力攻打？只能威嚇、嚇阻（deterrence）。然而，我無核武因此不可能有「報復嚇阻」；無盟邦，也就無法「延伸（「結盟」）阻絕」；於是，僅存「拒止性嚇阻」可行，亦即台灣只能自救，必須「憑一己之力」而外援（美國）不可靠，對岸善意不可恃。

（*ibid.*, 頁 179, 481）總結，我方的自衛之道，就在倡議與理解並執行「不對稱」戰略，要讓對方「相信」我有能力讓對岸即便試圖三軍總動員登陸取台，必須付出大代價之外，也不會成功。²³ 李喜明因此批評我國有「和平主義者」，是「鼓勵對方動手」，因為這類人認定台灣一定不

敵對岸的武力。

即便這位武將強調「恃吾有以待之」，但另一方面，李喜明實有儒將的涵養，於是致力消除沒有必要的惹戰因素。在前引書，他同樣批評他命名為「愛台主義者」，指責他們是在「慫恿對方動手」；他們的所謂愛台，變成整日全盤否定對岸，也拒絕與對岸對話，「積極塑造抗中保台的氛圍，不顧台灣身居弱勢的危險，不分中國或中共，鎮日嗆聲以對。」(ibid, 頁 17-8)「愛台主義者」適足以害台，因為他們未能領略《韓非子·亡徵》的警示：「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這個類型的思維，表現在民粹（網紅等）的鼓譟，或者，傳媒與政策操弄狹隘的民族主義而讓戰爭爆發。具體言之，他們的「中國印象就是傲慢、鴨霸……兩岸發生齟齬的時候……這種感覺……更為強烈……於是……雙方開始惡言以對、相互攻訐……然而現實的問題是，在敵大我小……的劣勢下……情緒以對，對台灣不會產生正面助益……會惹惱中共政權……激化廣大中國人民的負面情緒。」在這裡，李將軍不是祈求教育、公民素養或審議式民主，而是前已引述，他贊成地凸顯軍事理論家、官拜少將的克勞塞維茨所說：「只有政府能夠扮演理性的力量，以防止戰爭的發生。」因此，李喜明勸戒「政府不能……以網民情緒為政策依歸，任令……無法控制的仇恨因素主導風向。」不止於此，李將軍更進一步，力主「政府應該積極……消弭仇中、反中的情緒，並鼓勵民間在媒體、網路等各個領域營造兩岸和諧氣氛，而政府本身亦應起帶頭作用，即使兩岸官方齟齬，亦無需唇薄舌尖地酸言以對……既不損及台灣立場及主體性，亦能顯現我雍容的態度與民主風範。」(ibid., 頁 159, 163-5, 172) 我政府近年來的表現，與這個診斷與藥方，已經背道而馳，李將軍不是不知，反而是眼見與領會也深，懊惱與擔憂之餘，只能繞過難以溝通的群情，轉向諫言已經挑起事端的執政者。

卜睿哲同樣重視語言，在《艱難的抉擇：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的追求》這本書的開卷語，他以兩頁引述共和黨參議員馬侃（John McCain）生前在 2017 年 7 月 25 日在參議院的「最後演說」，表示「不要再理會哪些在廣播電視和網際網路上大放厥詞的名嘴……他們根本不是要為大眾福祉謀事。唯有我們無能，他們才能保住飯碗。」(Bush, 2021/周佳欣等人譯，頁 3-4) 該書即將收尾之時，他再次回到傳媒與

言論，表明他深知兩岸與芬、俄（蘇）兩組關係的「處境差異很大」，因此他不是暗示台人要在中美競爭採取中立，而是呼籲台人「不該在討論的開頭，就先排除借鏡芬蘭的妥協方針」，他表示不同立場的政治人與人民，爲了「應付共同威脅，選擇看淡過去的衝突」。芬蘭當年因爲有此共識，於是政府限制某些國內的政治活動，接著大眾很快也理解。美國史學者盧卡其（John Lukacs）就此解釋，指芬蘭政府需要讓俄羅斯滿意，「勢必得在新聞、出版等傳媒上克制言論表達，有時甚至需要政府壓制，以避免激怒莫斯科。」芬蘭記者雅各布森（Max Jacobson）也曾在 1980 年寫道：「芬蘭人捨棄了百姿態滿足激情的奢求，小心不要引起莫斯科的疑心，或是跟蘇聯的強權威信攪和。」（ibid., 頁 486-7）

相較於早先所引的文獻，鋪陳芬蘭傳媒對俄羅斯的呈現樣態，卜睿哲前段所引述的學者與記者的直白證詞，或許更要讓人詫異，對於新聞自由多年高居世界前茅的芬蘭，其政治人對其傳媒的蘇聯報導與評論，竟有「壓制、捨棄激情」的時刻，讀之，或有讓人難以置信的反應。但正也因爲詫異與不解，在認知芬蘭的這些言論表現，並回顧李喜明上將的觀察與建言之後，我國政治人與傳媒人及民衆，亦可增加意識與意願，在言談，或者報導與批評對岸政經與社會文化現象的時候，會更注意口語及文詞，避免或減少恣意放言，甚至多些咬文嚼字的推敲與選擇。同時，若能更爲重視與奉行新聞事業的平衡公正原則，避免只說壞不稱好，國人將有額外收穫，發現在兩岸關係的改善之中，實也寓居了新聞質量的革新，豈不善哉？習近平近日表達的期待很合理：「你們台灣是不是對大陸現在所有的成就，也應該肯定、應該尊重呢？」（陳韻年，2026 年 4 月 15 日）

三、突破現狀：中央研究院院士楊儒賓的兩岸性

中央研究院院士楊儒賓的信念與史識，如果得到衆人的接受與響應，對於多年以來國人已經隱而不現，或者已然失去的情懷，會有重新召回的貢獻，同時對於維持現狀的意識能有鬆動、對於本就無需抗拒的一中不再排斥，於是大幅降低戰爭風險，進而有助於兩岸同屬一

中的憲法主張，通過協商，取得台北、北京各自可以安適的位置。

楊氏的信念是，『「中華文化」一詞的內涵是浮動的……帶給台灣的也許是百年難遇的機會，而不是被共產中國併吞的危機……如果中國不能體現真正的中國夢，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兩岸既然共同分享了悠久的文化傳統，如果我們能消解十九世紀以來強烈的主權思維，鬆綁「中國」「中華」的多元內涵，為什麼台灣不能執行中國夢？爲了台灣，爲了中國，也爲了普世的文化理念，台灣的漢文化既然累積了足夠的傳統力量，也混雜了特多東西夾雜的異質力道……爲什麼我們不善用自己的資源？（楊儒賓，2014，頁 150, 154, 156）

通過中華文化交流能夠豐富與執行中國夢的信念，結合於楊儒賓對明末以來（新）儒家思想及台灣史的研究，讓他在《思考中華民國》一書，提出了「兩岸性」的史識，有助於破除違反事實的衆口一詞，讓我及早準備協商，求取兩岸都能接受的一中內涵。他的學術卓見指向政治實踐，石破天驚：

台灣風土性的「兩岸性」……同時影響兩岸……如要濃縮到島嶼內部自行決定，對岸中國沒有置喙的餘地……相當不合理……解套兩岸的問題，任何方案……決定之前……各種可能的方案都該提出來思考，台獨、華獨、中共模式的一國兩制，中華民國憲法模式的一國兩區、聯省自治、邦聯、聯邦、一國兩憲、一國兩府、大屋頂中國論等，其他各種名相不同的稱呼一定還有，族繁不及備載。……真正可行的方案可能不會那麼多。這個最後的攤牌前的作業似乎該好好地想一想，公民透過爭議，形成共識。（楊儒賓，2023，頁 460-1, 506）

楊儒賓的「兩岸性」史識，是對「九州生氣俟風雷」的回應。「台灣的未來，由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這個命題，幾乎是主流政治人與藍綠政黨的共識，但這不是我人之福，徒然是「萬馬齊喑究可哀」的表現。筆者曾分析「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報章言論²⁴，曾經察覺，是有報社質疑「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說，但這個質疑是僅此一次並且曇花一現。決定說的修辭滲透深廣，衆人似乎習以爲常，已至認爲事關兩岸分合的歷史大事，僅有我們有正當性，主張台獨、統一、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或者，以中華民國之名行實質獨立但未能參與衆

多國際組織。然而，我們未能同時認知與承認，對岸同樣有正當性，可以主張兩岸要和平統一。²⁵ 至於對岸若真發動武統，已經非關正當性的有無；如同我們若宣布以台灣之名獨立的後果，無法從正當性得到慰藉。只是，如果我們誠實檢視，就會承認「兩千三百萬人決定」於事實不合，因為眾所周知，美國對台灣政局影響至大，海外記者甚至使用侮辱的字眼，指我國「依賴美國爹地」。(Yip, 2022)

「兩岸性」不能排除「對岸……置喙」，自然就是說台灣也能「置喙」，並且應該要有較大的正當性。雙方都能、都必須說話與溝通，兩岸都要準備上台，通過協商與共識決，不是比人口規模定政策；經此而確認「一個中國」的內涵之後，彼此要能得到對等而不是平等的位置。可能的合適模式之一，或許是外交與國防分離於內政。說外交與國防，我們不違反或同步於大陸，這個新的中國出現之後，假使能夠如同當年蘇聯有俄羅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三個共和國席次，而北京同意我也能以中華台北、中國台北，或者彼此同意的其他名號，參與聯合國成為一般會員，應該可以提高國人支持統一的比率。

至於內政，則雙方各自完全自主。這應該可以相容於鄧小平在1980年代所說的一國兩制，或者，2019年1月習近平另提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假使我們排斥這兩個名詞，就當自提新的用語，雙方進入政治協商後，可能經年耗時尚未共同認可，但協商原本存在不確定，這次不成，下次再試，三年不成，六載或可，要點是不能遙遙無期。經此磨練而得正果，解決了大陸最重要的國安憂慮，不再擔心我方成為他國地緣戰略棋子用以對付北京；兩岸融合，台海可以永久和平，立刻浮現的最大好處是國防預算，必可合理降低；對於國際近年的動盪，兩岸確實也就是穩定的示範，消除了潛在的危險，已是貢獻世局。但讓人扼腕的是，直至晚近，〈國台辦喊一中原則 陸委會嗆無法交流〉的場面（陳政錄等人，2025年11月6日），再三反覆出現。但是，我國的《國家統一綱領》、七次的《憲法增修條文》，以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法律》，不都主張「統一」與「一個中國」嗎？我們何以臨事而懼，自毀長城多時而從不承認一中？何以不願意勇邁依法準備，期以人才培訓與社會溝通之後，宣告在合理年限，願意啓動與北京共商，共同成就新的、大的一中之大業？特別是習近平近日所說，「中國大陸尊重台灣人選擇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也希望台灣能

尊重中國大陸的發展」（屈彥辰等人，2026年4月15日），我方理當研判，這難道不是未來若能就一中內涵得到共識，必定包括各自內政自主的不變嗎？

民國80年2與3月，「國家統一委員會」與行政院會陸續通過國統綱領，其「參、原則」的第一款是「一、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²⁶至民國95年2月27日，總統在國安會議以主席身分裁示，國統會「終止運作」，國統綱領「終止適用」²⁷。但位階高於國統綱領而於民國80年5月第一次修定的《憲法增修條文》，在增修條文之前的「前言」，一開始就說「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²⁸，直至民國94年6月第七次、也是最近這次增修條文停止國民大會運作之時，這個「前言」不變，²⁹不曾因為國統綱領停止適用而改變。民國89年4月第六與第七次增修條文³⁰賦予中央民意機構啟動台灣獨立所需要的憲法變更，但迄今未曾發動，來日應該也無人提出。民國81年7月公布施行，至111年8月共修訂21次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一條的「國家統一前……規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³¹也都未曾改變。

改變的是對岸，並且可能是正面回應我方政局的變化，我方理當肯定這是「以大事小」的調整。

如〈表一〉扼要紀錄兩岸關係用詞的變化，北京不是一成不變。它清楚展現，我們依法將中華民國分成「台灣與大陸」地區在先。過了大約十年，也是在民進黨執政之後，對岸將這套配對用詞列入其政治紀錄。2019年習近平提「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很多人反應不佳，但卜睿哲不是這樣審視。畢竟，以前不提台灣方案而現在提，已經表示台灣與香港不同。（馮建三，2024a，頁6, 198註31, 219-20）

〈表一〉兩岸關係用詞的變化，1991~20xx

解嚴後 我們的法 律	1991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自由 地區與大陸地區
	1992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大陸政治 與 法律用詞 的變化	2020 以前： 大陸副總理錢其琛 2000/8/24 回覆 聯合報訪問；總理朱鎔基 2002 在人 大第五次會議首次納入政策報告； 2005 的《反分裂國家法》第二條。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 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 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2000、2002 或 2005 以後：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 同屬一個中國，中國主權與領土完 整不容分割。

資料來源：馮建三（2024a，頁 210, 390-1）

北京的這個用語調整，與其說這只是對岸的文字調整，不變實質，更明智的回應，不是應該理解與強調，這是從善如流，預留空間要讓我們爭取，以求兩岸達成彼此都能同意的一中內涵嗎？台北不講，或者居然反而說絕無可能，難道期待北京代言，再三重述空間存在？

近日似有證據，也許可以作為例子，顯示北京是有意開放這個空間，但我方自行壞事，關閉門窗。**中俄**雙方總理至今（2025）年，每年年底舉行定期會晤，2022 年因疫情首次以線上形式舉辦，又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夕的雙方更高層的元首（習近平與普京）已有聯合聲明³²，因此沒有發表聯合公報。然而，在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在 2022 年 8 月 2 至 3 日訪台、引發國際熱議也包括北京的激烈反應之後，形諸文字的部分，就是**中俄**在隔年 3 月聯合發表戰略聲明，再次出現雙方總理聯合聲明未曾出現的文字，「俄方重申恪守一個中國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³³；同年稍後的雙方總理第二十八次定期會晤在 2023 年 12 月 19 日於北京進行，其聯合公報也首次出現「俄方重申恪守一個中國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過，此時仍然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³⁴ 這個本世紀以前的用語。八個多月後，因為我方率先或配合美方，再次就台灣地位未定論說事的時候，方見北京重新放回該句，因此，當 2024 與 2025 年有關聯合國 2758 號決議文再次熱門，頻繁出現於報端之際（見註 2 後半、註 24），

兩國總理於 2024 年 8 月 22 日在莫斯科的第二十九次，以及 2025 年 11 月在北京的定期會晤，就在雙方聯合公報，連續兩年恢復消失多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³⁵

不少人會說，對岸不讓我們表述「中華民國」。這可能部份對，但不是全對。專就兩岸關係而評論已有數十年的黃年，引述近年多種文件，認為兩岸在彼此對話不對外示意的情境，作此表述的空間存在；（馮建三，2024a，頁 409 註 80）即便這是內外有別，兩岸必須自行先行談妥中華民國以何種方式安身於一中，再以合適方式對外宣告。現在，反而是我們自己，不表中華民國，前已述及，因為我們不表一中，將中國只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明智，也違反事理。

四、美國總統小布希預見兩岸性？

引發台灣議論芬蘭化的季禮，有三點值得再提：一個誤判、一個值得評估的看法或事實，以及，一個至今有效的提問。

誤判是，十多年前他說「台灣已在往最終的芬蘭化方向移動，因島內大多數爭論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與中國（大陸）整合」。（Gilley, 2010: 50, 55）

值得評估的看法或事實是，他說主張一國兩制的北京「無意佔領或統治台灣」，而是考量地緣政治，必須讓台灣進入其影響範圍。（*ibid.*, p. 51）國人對這個判斷可能會有疑慮。不過，彷彿是在回應這個看法，熟悉台灣也曾在南京任職的華安瀾，撰述專書研究中共從在野至執政的對台立場；他認為北京要統一台灣是「地緣戰略視角…的真誠表述……只要不傷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就會對「台灣人民尋求主權尊嚴」有「以禮相待的保證」。（Wachman, 2007/蔡耀緯譯，2023，頁 277）我方不信任北京的善意是一回事，但重要的是，北京應該是很有可能願意減少治理成本而樂意讓我內政自主，但不會讓我方的外交與國防自行其是，致使危及其地緣政治的國安。我方必須研究並設法讓這個前景成為兩岸的共識，一味以莫須有的指控抹黑對岸不會守信、排斥雙方研商，是不負責任的駝鳥之從事。

季禮的提問是，美國究竟是要利用台灣牽制中國大陸，或是，願

意樂觀其成、甚至參與其間而讓兩岸的政經與社會聯繫更緊密以促進長期和平？(ibid., p. 44)

假使興起於 1970 年代而後成為美國主流的新保守主義掌權，或者，國際政治現實主義者如米爾斯海默晚近立場轉變而有的判斷為真，(馮建三，2024a，頁 329-35, 393; Hua, 2025/3/9) 那麼，答案只能是前者(牽制與利用)。

小布希總統(George Walker Bush)提供的答案是後者嗎？他是美國與大陸建交後，唯一曾經在任內表示，台灣的未來方案，不從 2300 萬人之說，而是表明必須「符合台海兩岸人民的意願」的總統。(Hass et. al, 2023/陳佳瑜等人譯，2023，頁 152) 這句話沒有「兩岸性」一詞、也不是基於台灣研究與思想史的考察而來，內涵與楊儒賓提出的「兩岸性」內涵可能不盡相同，但核心意旨似乎接近。

小布希對我國元首可能觸怒對岸的言行，常見反對。陳水扁總統在 2003 年 9 月 28 日提出「台獨時間表」，表示將在「2006 年新憲公投」及「2008 年建國公投」。隔月 19 日小布希在曼谷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談，主動提到「陳水扁是麻煩製造者」(王玉燕，2003 年 10 月 22 日)。再隔月《公民投票法》通過，阿扁四天後的 12 月 1 日公布，將在隔年 3 月 20 日舉行「防禦性公投」³⁶(邱英明等人，2003 年 12 月 1 日)。在這段期間，美國陸續由發言人至國務卿包威爾(Colin Powell)回應，最初「不表態」、繼之是「不背書」，最後更強烈的是「不支持」。(胡聲平，2008) 阿扁執意為之，有選舉考量(公投日與總統投票日同一天)。不過，公投案也因為白宮內部兩派紛爭。國務卿包威爾對北京說，美國不會容許。與其對立，副總統、新保守派位居最高位置，並且史無前例最有權力的副總統切尼(D. Cheney)³⁷與國防部長倫斯斐(D. Rumsfeld)執意挑釁北京，「幾乎每週」都要阿扁繼續推動，小布希總統後來支持包威爾等人的立場。³⁸

另外，阿扁在 2006 大年初一表示要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兩個多月後的 3 月 2 日、在阿扁宣布國統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而國統綱領「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³⁹後兩天，美國仍「警告」扁政府必須「毫不含糊」地確認國統會並未被廢除(abrogating)，否則美國認為「廢除」一項保證，就是改變現狀。(張宗智，2006 年 3 月 3 日) 美國固然擔心廢除一事，是台灣片面改變現狀而衝擊兩岸穩定、

給大陸藉口升高軍事壓力與美國被迫要選邊，但很可能也因北京強烈反對，致使白宮發表聲明時，不稱阿扁為「總統」，反而使用北京的慣用語「台灣當局」。(胡聲平，2008，頁 91-2；劉世忠，2010，頁 186-9)

總結小布希總統的兩岸政策，或可理解為，有善意，因此說我國未來要由兩岸人共同商議，取得共識；小布希沒有後續行動，只是維持現狀，也就是沒有統也沒有獨的狀態。但這個傾向與維持現狀的方針，最慢在川普 (D. Trump) 第一任總統以來，已經打破，除了經貿衝突，最慢在 2018 年，美國國會已經授權成立跨黨派委員會，完成「防衛戰略」報告，建議五角大廈每年實質增加軍費 3-5%，否則來日「或許要相當費力才能戰勝中俄，或者，可能還會輸」。四年後的 2022 年，同樣由國會跨黨派責成的第二份「防衛戰略」報告則建議加稅，以及減少醫療與福利支出，以此充實國防所需，該報告另也責怪美國民衆，「大抵不知美國面對的危險」。甚麼危險？「美國失去其世界超級強權地位」。報告也重複 2021 年 3 月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維森 (P. Davidson) 所說，宣稱中國大陸「可能在 2027 年以前入侵台灣」。(Economist, 2024/7/29)

這個 2027 年的論點一出，美國有識之士聯合撰文，「試圖反擊」其說，但紐時、華郵、華爾街日報及其他傳媒都拒絕刊登；「戰爭迫在眉睫」有賣相，呼籲審慎評估事件的新聞與評論則乏人問津。最後，該文僅在美國公共電台網絡的網站得到露臉的機會。(Hass et. al 2023/陳佳瑜等人譯，2023，頁 9-11；主流傳媒對這個說法的宣達，以及國人的批評，見反戰工作網絡 2024) 川普總統二度上台以後，美國的兩岸政策並不明朗，有人認為「抗中保台」已無立足之地 (聯合報社論，2025 年 11 月 2 日)、紐約時報知名評論人佛里曼認為「美挺台的日子不復返」(周佑政、陳熙文，2025 年 11 月 6 日)，前陸委會主委、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憂台被美賤賣」而呼籲「三黨自救」(廖士鋒，2025 年 11 月 7 日)。所謂大陸 2027 年之前要攻打台灣，則由美國情報總監近日否認 (陳熙文、雷光涵，2026 年 3 月 20 日)。與此對立，美國學者提醒，反中的美國戰爭部長在 9 月 30 日演講埋下重大伏筆，不能排除美國展示的軍事力量，不會「在未來……對中國大陸或俄羅斯發揮作用」。(Kavanaugh, 2025/11/3) 究竟何者的判斷更為準確？無人

能夠斷言。美國在 2026 年入春以來，聯合以色列侵略式地轟炸伊朗，顯現川普口舌之能無從遮掩華府即便想要單獨或聯合盟邦介入台海，力不從心的機率，遠大於從心所欲（Byman, 2026/4/20; Trillo-Figueroa, 2026/4/1）。局勢渾沌，唯一確定的是本文第一段所言，亦即中美關係仍很可能因為「長期懸而未決的台灣問題」而危險。

玖、結語：來者可追

「世界大同、和平是人類最大的幸福……台灣人手裏握有世界和平的第一道關口的鑰匙，這實在是一個意義深遠且責任重大的使命……。」（蔣渭水，1921 年 10 月 17 日）

本文之作，動念於倡議先賢的百年前願望，希望使其實現於當下。即便深知芬蘭與蘇聯（俄羅斯）的關係，迥異兩岸，作者仍然考察芬蘭與帝俄（與蘇聯）關係的由來，進而試著研判兩國的經驗，是否有益於兩岸共謀和諧。帝俄提升芬蘭地位數十年，卻不敵民族主義浪潮而有芬蘭於 1917 年底獨立後，迅即造成左右內戰。再過 20 餘年另因地緣戰略，芬蘭兩度跟隨納粹德國而與蘇聯兵戎相見。兩國議和後，西方認定芬蘭恭順蘇聯而鄙視、台人則未完全否定，但芬蘭人實踐且成效良好，近日更以這個親身經驗，建言烏克蘭或可參考。最後，本文從憲法、法律的規範，汲取前參謀總長李喜明與中研院院士楊儒賓的觀點，再行發揮。要旨有二，一是主張，台灣理當亡羊補牢，調整認知，不能再乞靈於僅只是加強備戰與擴大國防支出，就要憑一己之力，或者加上美國介入台海，就可以永遠嚇阻對岸在最後無可選擇後跨海而來，採取不符合兩岸之福，但禍害台灣尤甚的衝突或武力行動。二則現狀並不合理，也不穩定，我方無法在國際場合有更合理的參與，兩岸戰爭的陰影還會持續存在，現狀必須改變。我方不能只有認定只有我們的主張具有正當性，必須認知對岸主張和平統一，同樣具有正當性。兩種正當性相遇，不戰而通過政治和談就能取得何謂一中的共識才是上策，若是先戰而最後仍然必須談判才能彼此共存，只能是下策，智者不為。

在歐洲，比利時首相德威弗（Bart de Wever）說出了關於莫斯科與烏克蘭「無人敢公開挑明」的真相，即便這個揭露並呼籲歐洲與俄羅斯締結和平，現階段遭人咒罵。（Lieven, 2026/3/18）然而，來日或會證明，這是先聲，旨在重啓兩百多年來，歐洲而特別是法國之見，要將俄羅斯成爲歐洲完整一員而消彌戰爭的努力，終能結果。⁴⁰

在台灣，國民黨在鄭麗文當選黨主席後，已讓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與一中憲法等詞彙，重新相對頻繁出現於報端，即便該黨是否完全擁抱，並不明晰，但假以時日，這些肯認已經爲兩岸政治協商何謂一中的共識，邁出必要的第一步。入春，國共兩黨主席在相隔十年後，再次相會於北京，加上「九二共識」一詞首倡者、近年大力主張台灣必須與對岸儘早政治對話的蘇起⁴¹ 隨行（陳洛薇、屈彥辰，2026年4月8日），應該都是值得肯定的新進展，即便國內有人大聲抨擊（游明煌、周佑政，2026年4月8日）。

註釋

- 1 這裡斜體化也黑體字**中**，此**中**指中國大陸，不是中華民國；下同。
- 2 不過，如郭力昕（2026）的分析，我方可能心知肚明對岸短期乃至未來一段時間，無意動武而是仍然訴求和平統一，於是政府有恃無恐，放膽挑釁對岸。那麼，北京是不是不會採取其他衝突方式相逼，或者因意外而兩岸擦槍走火，惹出台海事端？我方的挑釁，僅舉兩項。一是賴清德總統宣布「中國爲境外敵對勢力」（余弦妙，2025年3月14日）。二是筆者曾計算，賴政府主動或配合美國，熱炒台灣地位未定論，從其就任日至2025年底的19個月，在《聯合報》有97篇涉及台灣地位未定論，蔡英文總統八年任期是59篇。只是，引來對岸重力反彈之後，陸委會最後仍得宣告「中華民國建國迄今已歷114年，國祚從無一日中斷……守住台、澎、金、馬，也守住了中華民國的主權」（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2025年10月2日）。既然台灣是中華民國一個省份，大肆搬弄未定論的政府，輕是白忙一場、浪費傳媒篇幅或時段，重是欺瞞國民，自傷信譽，

致使對岸收回善意，見本文〈表一〉之後的紀錄與說明。

- 3 不計八年 1.25 兆台幣國防特別預算，稅捐僅北約各國之半、約日韓 2/3 的我國，在 2025 年的國防預算是 2.45%，2026 年可能是 3.32%GDP，超過北約 32 國平均的 2.77%，也遠高於對岸的 1.5%、日本與南韓的 1.8%與 2.32%，資料分見下列網址，不另列於文獻：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50828700702-43010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nato-sees-sharp-increase-europes-canadas-defence-spending-2026-03-26/>;
<https://news.cnyes.com/news/id/6364908>;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articles/-/53294>;
<https://www.koreaherald.com/article/10514213>。
- 4 比如范疇（2021）；又如，王立與沈伯洋（2022，頁 246-51）認為，兩岸「戰爭初期…每天都有演習……但其他生活不會有太大影響……民衆會有幾個月到半年得生活水準下降……除此之外，不會……苦不堪言」。王立與林秉宥（2024 epub 91%）則在俄烏開戰滿兩年於文化部補助出版的書，主張「現代戰爭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烏克蘭的……多數的城市遭遇空襲……比台灣的地震還要輕微。」至於主張通過交流、外交與政治等手段以維持和平的想法，王立與沈伯洋（2026 epub 94-95%）宣稱在考察國際關係與戰略之後，其實是「民主國家的和平痴呆」，起源之一是政治人物不負責，「順著人民好逸惡勞的心理」。
- 5 相關著作繁多，但請見吳介民與黎安友（編 2022）、連社鈞（2025）、顏瑞宏（2025），以及陳靜君、鄭中堂（2025）。另見洪浩唐等人（2021），沈伯洋、吳銘軒（2024）。
- 6 回顧歷史，捨戰爭迎和平的知名例子，至少是五代十國年間，閩南漳泉地區陳洪進集團與吳越國，都克服困難或說尊重現實，不戰而納土歸宋「保千萬生靈之安」。稍後是北宋與契丹（大遼）的《澶淵之盟》及金國與南宋的《紹興和議》；兩約維持中土和平將近 180 年，日本史學家杉山正明不同意漢人史識，但仍稱讚這是「亞洲東方開創出來的歷史智慧」，以上見馮建三（2026）。
- 7 芬蘭常年有此佳績，除自身有強大左翼政黨，若學者研究無誤，也因接壤蘇聯，更能注重經濟平等有關：歐洲「愈是鄰近蘇聯的國度，

社會福利愈是慷慨……西歐如今仍在享受 1945 年的果實」
(Blackburn, 1991: 24)。

- 8 全名是《芬蘭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 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45_Finnish_parliamentary_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nnish_People%27s_Democratic_League
- 10 以下這一段，不見於大陸簡體字譯本 (Diamond 2019/曾楚媛譯 2022)。
- 11 該篇因為國民黨人馬英九當選總統而作，蔡英文當選後，從不同的避戰方向就此再論者，提出新的建言，雖然「幾乎沒有人會完全滿意這個提議」，但北京「領導人應該考慮過去難以想像的選項：在非常嚴格的條件下，接受一個獨立的台灣……可參照冷戰期間的芬蘭……這是栓著繩子的獨立……北京的讓步會很痛苦：放棄確實因侵略而被從中國奪走的領土主權。」若北京同意，自會希望相關各方書面保證，確認台北不會加入任何外國同盟，美國、日本或其他國家也不會在台有軍事存在。」但「中國要求在台灣至少有限度的軍事存在 (例如海軍基地) 是合乎邏輯的，以此保護中國的安全利益，並確保這座島嶼絕不會被用作對中國大陸採取行動的跳板。」，見 Carpenter (2016/3/15)。
- 12 這些討論，並未超出本文所引的中文文獻。
- 13 黃政綱的論文未引畫底線的兩句，但在該文引述的吳祥輝 (2012) 著作，有。吳書 (頁 273-6) 對本文稍後會另關注的芬蘭傳媒，大力讚揚，認為芬蘭「媒體是國家品格的反射鏡」，映照了「芬蘭競爭力第一名、芬蘭人最誠信」。
- 14 最近的調查見 <https://rsf.org/en/index?year=2026>，不列入文獻。
- 15 該刊與北約也都呼應烏克蘭，表示如果不挫敗俄羅斯，下一個目標就是「我們 (北約) ……已經身處險境」。但俄羅斯四年多都未能攻取烏克蘭且死傷也很慘重，何以會有能力放大戰場？這類言論自相矛盾，但言者樂此不疲。(Lieven, 2025/12/14)
- 16 認定俄羅斯「未受挑釁就入侵」烏克蘭的立場，應該會有改變的一日。滴水穿石，真有理性能夠無視於再三展現的詳細論據嗎？最嚴

厲者以「挑釁！」作為書名之首 (Horton, 2024)；出身反俄最深的烏西而任教於加拿大的學者從戰爭起源至爆發，更有詳細的記錄與證據鋪陳 (Katchanovski, 2026)；波蘭裔英國學者論證該戰發生前，各方已知烏入北約必有戰爭，避戰的替代方案也一直存在，以及，這次戰爭的發動不是統治者一人而是群體決策等三個面向，論證俄烏戰爭確實是「愚行 (folly)」，但他沒有否認俄羅斯是遭挑釁 (Sakwa, 2026)。

- 17 報導俄羅斯經濟漸弱最詳細的一篇，可能是 Clark (2026/2/6)，雖然英法德……等國受戰爭負面影響的經濟，可能更嚴重而不無更高明之處。
- 18 不過，一個多月之後，該刊社論另有完全相反的主張，既是社論，應該更能表示，《經濟學人》雖然曾經有烏克蘭師法芬蘭的主張，實則該主張掩飾了它一成不變的內裡：為了拖垮俄羅斯的經濟並擊敗莫斯科，它主張：「烏克蘭正面臨嚴重的現金短缺。除非情況有所改變，烏克蘭的資金將在 2 月底耗盡。……歐洲需要找到資金，讓烏克蘭能夠繼續戰鬥。……經過將近四年的戰爭，戰爭的成本估計約為 3600 億美元。今年將需要 1000 億至 1100 億美元投入戰爭，這是迄今為止最高的金額，相當於烏克蘭 GDP 的約一半。……為期四年的承諾將耗資 3900 億美元……金額雖然龐大，但仍然極有價值。如果分攤到所有北約成員國（不計算美國）……烏克蘭需要的這筆費仍可負擔，年度成本僅（歐盟）從去年 GDP 的 0.2% 增加到 0.4%。……捨此的替代方案將是：烏克蘭輸掉戰爭，並成爲一個充滿怨恨、半失敗的國家。……歐洲應該鼓起勇氣，認清自身的力量。它的軍事預算已是俄羅斯的四倍；經濟規模更是俄羅斯的十倍。歐洲不應迴避與克里姆林宮的金融較量，而應該接受挑戰——並贏得戰爭。」 (Economist, 2025/11/1a)
- 19 這段引文的三個句子，次序經過調整。另外，《經濟學人》以俄羅斯說事，認定俄威脅歐洲，在美國漸離北約之際，更是堅定且揚聲主張歐洲增加國防預算，但該刊就是不肯反省北約、無意承認俄無意擴張，也沒有客觀能耐。俄侵烏是犯罪，但並不因此讓北約或歐美就成善人，除註 15，筆者也曾整理相關文獻 (馮建三, 2024b)。再者，北約挑釁或教唆罪行也是損人不利己，歐洲的經濟與文明業

已蒙塵。(Todd, 2025/10/編輯部譯, 2025 年 11 月)

- 20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CB8634BC32C9D091&sms=00448BCAAC624955&s=547B4FD948FED617
- 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tNz7GPzROo>, 大約在 44 分 10 秒, 該節目 48 分鐘多。這則不列入文獻。
- 22 「公視晚間新聞」2022 年 6 月 8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SM2f6hCkF0>, 從 21 分 56 秒至 22 分 10 秒。整則新聞起自當晚 0700 開始的第 21 分 44 秒至 22 分 34 秒結束。這則不列入文獻。
- 23 但李喜明的不對稱作戰內涵, 是否與蔡英文與賴政府的規劃相同, 此處不知。
- 24 詳見馮建三 (尚未發表)。
- 25 大陸主張要與台灣和統的正當性原因, 見馮建三 (2026)。
- 26 <https://www.mac.gov.tw/MAIRC/cp.aspx?n=4C58A4ADA7179B7F&s=0BA88C5B2082277F>
- 27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0214>
- 28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322>
- 2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00002>
- 30 分見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327> 與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328>
- 31 <https://www.mac.gov.tw/cp.aspx?n=AA7F5E39A6D3B893>
- 32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2/04/content_5672025.htm, 這則與下列四個網址, 都不列入文獻。
- 33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303/t20230322_11046188.shtml
- 34 https://www.mfa.gov.cn/zyxw/202312/t20231220_11208196.shtml
- 35 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408/t20240822_11477753.s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5/1104/c1001-40596740.html>
- 36 該次公投有兩個題目:(一) 主題:「強化國防, 對等談判»; 內容: 為維護台海和平、避免中國片面改變台海現狀, 您是否同意政府與

中國進行談判，就『中國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承諾不對台灣使用武力』等事項，以和平對等的方式建立兩岸穩定的互動架構？」

(二) 主題：「全民防禦，人權保障」；內容：「為確保台灣的主權、尊嚴及國際空間，您是否同意政府積極尋求國際援助，以建立『反飛彈的防禦體系』及『推動建立『台海和平穩定互動架構』，並公投決定台灣的未來命運？」，參見 <https://zh.wikipedia.org/zh-tw/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

- 37 見他去世後的衆多評論，如 Vlahos & Lobe (2025/11/4)。不過，對晚期的切尼，另有對立的評論意見：『批評他的進步派人士需要承認，他們自己的觀點在切尼 (Cheney) 生命的最後幾年，與切尼的觀點有多麼接近……福特 (Ford) 總統後來抱怨道……切尼……是「極端保守派」……他不僅親眼見證在他年輕時曾激怒他的反戰新左派 (New Left) 的消亡，更看到了他們所選擇的繼承者與他並肩競選，並擁抱他所建立的那個帝國式的國家安全機器。切尼笑到了最後。』(Pinkoski, 2025/11/6)
- 38 Lawrence Wilkerson, Alexander Mercouris & Glenn Diesen (2023/12/1) 'US Empire in Decli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m1oWMnpS4> 這段話出現在 52 分 8 秒至 56 分 15 秒。這筆不另列入參考文獻。
- 39 有人認定「中文用法 終止就是廢止」(姜皇池, 2006 年 3 月 2 日)。但既然該用詞是在小布希與阿扁衝突後出現，而英文選擇 cease 這個稍弱於 terminate，更弱於 abolish、abrogate (廢除) 等字眼，那麼就英文來說，cease to function 是保留了未來恢復的可能性；至於中文語意，是否如姜所說，自可爭論。但更有意義的，也許是陳宜中 (2005: 309) 之言，他曾說國統綱領亦有人稱作是「不統綱領」，因為它要求兩岸「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後才談談統一，但這個要求在對岸是「遙遙無期」，則統一與不統一，也竟然成爲同義詞。
- 40 十八世紀筆名伏爾泰 (Voltaire) 的法國文人前後撰寫 197 封信函，盛讚凱薩琳女皇 (Catherine II) 是啓蒙霸君，表示「我若年輕些，會想變成俄羅斯人。」(Economist, 2023/2/18) 當代的法國總統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深信歐洲應該「從大西洋到烏拉山」，

俄羅斯與西方（特別是西歐）遲速會建立雙方都能滿意的「生活模式」。(Joannon, 1991: 52-3) 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總統要將蘇東波之後的蘇聯與東歐如同西歐，納入相同對話框架，藉此緩解蘇聯的孤立感，這是「歐盟擴張」與「北約東擴」並舉，後因該計畫排除美國而納入蘇聯，遭到前東歐國家反對 (Bozo, 2008)。密特朗執政跨越冷戰與後冷戰 (1981-95)，前舉歐洲邦聯失敗，是低估東歐多國對國安的憂慮，但他的遠見未能落實，堪稱悲劇，否則歐洲早就和平至今。(Troitiño et. al., 2017) 華沙集團晚北約六年才成立，解散後北約沒有瓦解，會員國反而從 1990 年的 16 國，東擴北上南進，增加一倍至 32 國，擺明唯一敵人就是俄羅斯，莫斯科如同早先的東歐，沒有安全感，遂有俄羅斯先發制人，犯罪入侵兄弟之邦烏克蘭的更大悲劇。

- 41 蘇起 (2024: 398-9) 出版專書，列有台灣未來的九種劇本，但他最核心的建言是：「如果不願武統，台灣人民就必須認真考慮舉行兩岸政治對話，藉由對話尋求雙方以接受的安排……不能把責任都推給美國，自己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

參考文獻

- 中國時報社論（2026年3月19日）。〈華勒沙諍言 台灣的統一方案〉，《中國時報》，A2。
-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2025年10月2日）。〈新聞稿：嚴正抗議中共一再扭曲聯大第2758號決議，政府重申兩岸互不隸屬與「反侵略、顧主權」堅定立場〉。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B383123AEADAEE52&sms=2B7F1AE4AC63A181&s=FB9C4DE68CCC4411
- 反戰工作網絡（2024編）。《兩岸與美國》。台北市：反戰工作網絡。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ntiwar2024/>
- 王占璽（2025年6月6日）。〈中國民衆對武統和統的態度：兩項民調的分析〉。<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3015&pid=5531>
- 王立、沈伯洋（2022）。《阿共打來怎麼辦：你以為知道但實際一無所知的台海軍事常識》。台北市：大塊文化。
- （2026）。《台灣有事，世界有事：處在大國衝突第一線，台灣人必須理解的國際關係與戰略思維》。台北市：大塊文化。
- 王立、林秉宥（2024）。《再談阿共打來怎麼辦：從烏克蘭戰場看台海局勢》。台北市：大塊文化。
- 王玉燕（2003年10月22日）。〈布胡會 布希指扁是「麻煩製造者」〉，《聯合報》，A2。
- 王志郁（2022年3月18日）。〈烏克蘭危機有解？普丁致電土耳其總統提出協商條件 專家指出普丁目標“芬蘭化”烏克蘭 西方貶稱“自棄尊嚴可恥讓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5B2Mjbt0>
- 王榮川（2008）。〈小國的政治安全與政治作戰－以芬蘭與新加坡為例〉，《國防雜誌》，23(6)，6-18。
- 自由時報社論（2026年3月19日）。〈讓更多人看到國家目標更近了〉，《自由時報》，A2。
- 吳介民（2022）。〈中文版序論：灰色地帶的戰爭〉，收於吳介民、黎安友編（2022），頁11-29。
- 吳介民、黎安友（編2022）。《銳實力製造機：中國在台灣、香港、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操作與中心邊陲拉鋸戰》。台北市：左岸文化。
- 余弦妙（2025年3月14日）。〈總統：中國為境外敵對勢力〉，《經濟日報》，A1。

- 吳祥輝（2012）。《芬蘭驚艷：全球成長競爭力第一名的故事》。台北：遠流。（該書 2017 年另以《芬蘭驚艷：全球最誠信的國家》由新北市蝴蝶蘭公司出版，雖寫二版，但內容似乎與遠流版相同。）
- 李俊毅（2014）。〈政治社群、認同與外交政策：「芬蘭化」概念的再思考〉，《問題與研究》，53(1)，35-67。
- 李喜明（2022）。《台灣的勝算：以小制大的不對稱戰略，全台灣人都應的整體防衛構想》。聯經。
- 沈伯洋、吳銘軒（2024）。《打台灣不如騙台灣：中國對台灣認知作戰的 QA》。台北市：大塊文化。
- 周佑政、陳熙文（2025 年 11 月 6 日）。〈佛里曼：確信美挺台的日子 已不復返〉，《聯合報》，A4。
- 周陽山（2022）。〈馬達漢傳奇與芬蘭化經驗〉，《理論與政策》，91，129-136。
- 屈彥辰、賴香珊、郭韋綺（2026 年 4 月 15 日）。〈蕭旭岑：鄭路線確立 選舉有底氣〉，《聯合報》，A2。
- 杭之（2015 年 11 月 8 日）。〈台灣掉進一中不表陷阱〉，《蘋果日報》，A9。
- 林碧炤（2011）。〈試論台海地區的新安全觀〉，《亞太研究論壇》，53，1-164。
- 呂伊萱（2022 年 6 月 9 日）。〈斯洛伐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我是台灣人〉，《自由時報》，A4。
- 邱英明等人（2003 年 12 月 1 日）。〈扁：飛彈威脅 依法辦防禦公投〉，《聯合報》，A1。
- 姜皇池（2006 年 3 月 2 日）。〈中文用法 終止就是廢止〉，《聯合報》，A15。
-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26）。〈台灣民衆統獨立場趨勢分佈（1994 年 12 月~2025 年 12 月）〉，1 月 9 日。<https://esc.nccu.edu.tw/upload/44/doc/6962/Tondu202512.png>
- 洪浩唐等人（2021）。《戰狼來了：關西機場事件的假新聞、資訊戰》。台北市：幸福綠光。
- 胡聲平（2008）。〈民進黨政府國內政治考量與操作下的台美關係〉，《全球政治評論》，22，81-106。
- 范盛保（2009）。〈芬蘭適應政治的歷史分析—在「芬蘭化」以前〉，《台灣國際研究季刊》，5(4)，49-67。
- 范疇（2021）。《被迫一戰，台灣準備好了嗎？台海戰爭的政治分析》。新北市：八旗文化。
- 唐錦鴻（2022）。《再訪「台灣芬蘭化」問題兩岸「和解政策」可否確保未來台灣安全？》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守珩 (2010)。〈台灣在趨“芬蘭化”？〉，《澳門月刊》，(164)，70-72。
- 張亞中 (2008)。《小國崛起：轉折點上的關鍵抉擇》。台北市：聯經。
- 張宗智 (2006年3月3日)。〈美：台灣須毫不含糊確認未廢統〉，《聯合晚報》，1版。
- 曹郁芬、蘇永耀、彭顯鈞 (2009年12月30日)。〈台灣芬蘭化·傾中嗜惡果 美學者籲美排除台灣盟邦〉，《自由時報》，A1。
- 莊佩璋 (2009年12月31日)。〈台灣「芬蘭化」〉，《中國時報》，A25。
- 許祺安 (2025年2月18日)。〈台灣中研院學者吳介民：台灣民意默認兩岸難以「維持現狀」〉。<https://www.hk01.com/article/997199?>
- 連祉鈞 (2025)。〈台灣民主韌性的挑戰：重審中共的多模態認知作戰〉，《台灣傳播學刊》，第47期，頁1-60
- 郭力昕 (2026)。〈仇恨與和平，毀滅與希望——從仇中的綠營與瘋狂的川普談起〉，收於傅大為 (編 2026)《誰的烏鏈？為何反戰？》。新北市：廣場。(預定9月出版)
- 陳良榕 (2022)。〈新版「芬蘭化」值得台烏借鏡〉，《天下雜誌》，2月，742期，50-1。
- 陳宜中 (2005)。〈後國族的兩岸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月號，58，295-315。
- 陳宥菘、鄭煒、周嘉茹 (2024年12月3日)。〈陸生賀「中國台北」引爭議 蕭旭岑：善意交流遭霸凌〉，《聯合報》，A10。
- 陳建馨 (2017)。《馬政府時期中國大陸政策探討 (2008-2016)》，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政錄、陳湘瑾、李人岳 (2025年11月6日)。〈國台辦喊一中原則 陸委會嗆無法交流〉，《聯合報》，A4。
- 陳洛薇、屈彥辰 (2026年4月8日)。〈九二共識創始人 挺鄭打「和」品牌〉，《聯合報》，A3。
- 陳靜君、鄭中堂 (2025)。〈紅色社群媒體來襲！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假訊息操弄如何影響台灣 Z 世代〉，《台灣傳播學刊》，第47期，頁111-149。
- 陳韻年 (2026年4月15日)〈鄭麗文曝「鄭習會」大量脫稿？習近平反問她「這一句」〉。<https://www.nownews.com/news/6807391>
- 游明煌、周佑政 (2026年4月8日)。〈總統：和平不可能靠獨裁者賞賜〉，《聯合報》，A2。
- 馮建三 (2024a)。《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新北市：聯經。
- (2024b)。〈戰爭新聞與國際政治：俄羅斯、烏克蘭、美國與北約〉。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29 期，12 月，頁 177-234。
- (2025)。《國際政治經濟學：歐美、拉美與未來世界》。麥田。
- (2026)。〈金門模式與烏克蘭模式：兩岸與世界的未來〉，收於傅大為（編 2026），《誰的島鏈？為何反戰？》。新北市：廣場。（預定 9 月出版）
- （尚未發表）。〈「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廬山煙雨浙江潮：取用《聯合報》，1972-2025〉。
- 黃政綱（2014）。《小國的對外政策：兼論對美中台關係的啓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碩士論文。
- 黃國樑、程嘉文、賴錦宏（2018 年 5 月 2 日）。〈多明尼加與我斷交〉，《聯合報》，A1。
- 楊儒賓（2014）。〈台灣的創造力與中華文化夢〉，《思想》，25，151-7。
- （2023）。《思考中華民國》。新北：聯經。
- （2023 年 4 月 27 日）。〈給〈反戰聲明〉下個注腳—別讓台灣掉進「主權國家」的黑洞〉。<https://www.storm.mg/article/4781629>
- 董恒秀（2010 年 1 月 2 日）。〈再論「芬蘭化」〉。<https://newtalk.tw/citizen/view/516>
- 廖士鋒（2025 年 11 月 7 日）。〈憂台被美賤賣 蘇起籲三黨自救〉，《聯合報》，A10。
- 趙春山（2010 年 1 月 2 日）。〈台灣是台灣 芬蘭是芬蘭〉，《蘋果日報》，A28。
- 劉世忠（2010）。〈歷史的糾結——台美關係的戰略合作與分歧（2000-2008）〉，《台灣國際研究季刊》，6（4: 177-95）。
- 潘勛（譯 2024 年 6 月 17 日）。〈習近平：美刺激我打台灣 我不上當〉，《聯合報》，A1。
- 蔣渭水（1921 年 10 月 17 日）。〈台灣文化協會創立報告〉。<http://www.weishui.tw/p/portfolio.html>
- 鄭惟仁（譯 2026 年 3 月 19 日）。〈2026 世界幸福報告芬蘭 9 度奪冠 台灣排名 26 居東亞首位〉。<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99693>
- 聯合報社論（2022 年 2 月 21 日）。〈褊狹加懶惰，誰把新大陸變成新中國〉，《聯合報》，A2。
- （2025/11）。〈美中元首外交「抗中保台」已無立足之地〉，《聯合報》，A2。
- 顏瑞宏（2025）。〈當政治體制成爲轉轍器：西方策略溝通概念在威權國家的本土發展與分歧〉，《台灣傳播學刊》，第 47 期，頁 61-110。
- 魏百谷（2010）。〈小國與強鄰相處之道—以芬蘭與俄羅斯關係爲例〉，《台

- 灣國際研究季刊》，6(1)，95-116。
- 嚴震生 (1995)。〈「芬蘭化」的歷史經驗與兩岸關係發展之比較〉，《問題與研究》，34(12)，p. 73-83。
- (2010年1月1日)。〈美國樂見台灣『芬蘭化』嗎？〉，《蘋果日報》，A26。
- 蘇起 (2024)。《美中對抗下的台灣選擇》。台北市：天下文化。
- 蘇秀法 (1987)。《「芬蘭化」和「丹麥化」陰影下的歐洲》。台北市：正中。
- (1994)。〈從芬蘭加入歐體看中立國的義務〉，《問題與研究》，33卷3期，Pp. 71-80
- Abelow, Benjamin (2022). How the West brought war to Ukraine: understanding how U.S. and NATO policies led to crisis, war, and the risk of nuclear catastrophe. Siland Press.
- Araujo, Uriel (2023/11/20). 'Former NATO's Supreme Commander sees no future for Ukraine but land-for-peace deal'. <https://infobrics.org/post/39885/>
- Bespalov, Anton (2026/3/2). "Finlandisation' Without Illusions: Is It Possible for Ukraine Today?".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finlandisation-without-illusions-is-it-possible/>
- Blackburn, Robin (1991). '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185: 5-66
- Bozo, F. (2008). 'The Failure of a Grand Design: Mitterrand's European Confederation, 1989-1991',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7(3: 391-412).
- Burns, William J. (2019). Back Channel: dispatches from an American diplomat. Random House.
- Bush, Richard C. (005/林添貴譯，2010)。《台灣的未來：如何解開兩岸的爭端》。台北市：遠流。
- (2013/林添貴譯，2013)。《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台北市：遠流。
- (2021/周佳欣等人、劉維人、廖珮杏、盧靜譯，2021)。《艱難的抉擇：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的追求》。台北市：天下文化。
- & Michael E. O'Hanlon (2007/林宗憲譯，2010)。《不一樣的戰爭：台灣的選擇、中國的焦慮、美國的挑戰》。台北市：博雅書屋。
- Byman, Daniel (2026/4/20). 'Iran's Strait of Hormuz Gambit and the Limits of U.S. Military Power'.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rans-strait-hormuz-gambit-and-limits-us-military-power?>

- Carpenter, Ted Galen (2016/3/15). China Needs to Consider the 'Finland Option' for Taiwan.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skeptics/china-needs-consider-the-finland-option-taiwan-15501>
- Chang, Vance(2010). 'Taipei is not Helsinki, ' *Foreign Affairs*, 89(3) 5/6, pp. 128-30.
- Clark, Alex (2026/2/6). 'The Russian economy is finally stagnating.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war – and for Puti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ng-interactive/2026/feb/06/the-russian-economy-is-finally-stagnating-what-does-it-mean-for-the-war-and-for-putin?>
- Diamond, Jared (2019/莊安祺譯，2019)。《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機成功轉型？》台北市：時報出版。
- (2019/曾楚媛譯，2022)。《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捩點》。中信出版集團。
- Economist (2022/3/26). 'Understanding Russia's president: greyness, greed and grievance', pp. 74-6.
- (2023/2/18). 'France's fatal Russia fascination: a long history helps explain why Paris has found it hard to break fully Moscow', p. 48.
- (2024/3/30). 'Ukraine: Standing alone', p. 13.
- (2024/7/29). 'America is not ready for a major war, says a bipartisan commission'.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4/07/29/america-is-not-ready-for-a-major-war-says-a-bipartisan-commission> (本期僅有網路版)
- (2025/5/3). 'Cognitive warfare: hoping for despair', p. 17.
- (2025/9/6). 'Finland: from Helsinki with love', pp. 40-1.
- (2026/3/21). 'Public opinion: a hawkish turn', pp. 24-5.
- (2025/5/3). 'Cognitive warfare: hoping for despair', p. 17.
- (2025/11/1a). 'Leader: Europe's opportunity: the bill for funding Ukraine is huge. It is also a historical bargain', p. 10.
- (2025/11/1b). 49 'Why sisu should be the new hyge', p. 49.
- (2026/2/21). 'Leader: Ukraine: Putin's forever war', p. 10.
- Gilley, (2010a). 'Not so Dire Strait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89(1) 1/2, pp. 44-60.
- (2010b) 'Gilley replies', *Foreign Affairs*, 89(3) 5/6, 2010. pp. 132-3.
- Hass, Ryan(何瑞恩)、Bonnie Glaser(葛來儀)、卜睿哲(Richard Bush)(2023/陳佳瑜、謝樹寬譯，2023)。《步步為營：解讀美中台未來 7 種情境》。台北市：聯利媒體 TVBS。

- Horton, Scott (2024). *Provoked: How Washington Started the New Cold War with Russia and the Catastrophe in Ukraine*. The Libertarian Institute.
- Hua, Bin (2025/3/9). 'John Mearsheimer is a crackpot realist: the famous professor is merely a restrained neocon'. <https://huabinoliver.substack.com/p/john-mearsheimer-is-a-crackpot-realist>
- Joannon, Pierre (1991). 'The Cathedral and the Dacha: De Gaulle's and Gorbachev's Visions of a Broader Europe', *Irish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3(3: 51-8).
- Katchanovski, Ivan (2026).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d its Origins: From the Maidan to the Ukraine War*. Palgrave Macmillan.
- Kavanagh, Jennifer(2025/11/3). 'Hegseth dropped big Venezuela easter egg into Quantico speech'.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us-military-venezuela/>
- Laine, J. (2015). No news is good news? Making the Finnish public image of Russia. *GeoJournal*, 80, 93-112. <https://doi.org/10.1007/s10708-014-9539-9>
- Lampton, David M. and Wang Jisi (2026). 'America and China at the Edge of Ruin: a last chance to step back from the brink', March/April,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merica-and-china-edge-ruin-lampton-jisi>
- Lasky, Melvin J. (1979/6/14). 'Finlandization: Not the Worst Fate', Section A, Page 29. <https://www.nytimes.com/1979/06/14/archives/finlandization-not-the-worst-fate.html>
- Lieven, Anatol (2025/12/14). 'Mark Rutte's Russia Rhetoric: Paranoid, Not Prudent'. <https://usrussiaaccord.org/mark-ruttes-russia-rhetoric-paranoid-not-prudent-by-anatol-lieven/>
- (2026/3/18). 'A Euro leader cursed for calling for peace — with Russia'.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europe-russia/>
- Lin, Kuan-Chia Joshua & Chih-Jou Jay Chen (2026). 'Totalitarian influence and war support in China: Shaping public opinion on Ukraine and Taiw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2: 329-55).
- Luostarinen, Heikki & Risto Suikkanen (2004). 'Illusions of Friendship?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in the Finnish Press',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online*, Vol. 3, No. 1/2.
- Mastro, Oriana Skylar (2024). *Upstart: How China Became a Great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3 年 10 月 17 日). 〈美國是如何在台灣問題上「火上澆油」的〉.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31017/china-us-taiwan-war/zh-hant/>
- Mouritzen, H. (2010). 'The difficult art of Finlandization'. *Foreign Affairs*, 89(3) 5/6, 130-1.
- Ommen, Lynnemore van (2016). The Finnish Freedom of Speech: An Illus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positioning of Finnish journalists in reference to reporting on Russia. August, Master thesis, Erasmus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 Pinkoski, Nathan (2025/11/6). 'Cheney's Last Laugh'. <https://www.compactmag.com/article/cheneys-last-laugh/>
- Rahiala, Assi (2024). Finnish media reactions to Russia's ac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editorials in Helsingin Sanomat.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Bachelor's thesis. <https://www.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1875225/FULLTEXT02.pdf>
- Sakwa, Richard (2026). The Russo- Ukrainian War: Follies of Empire. Lynne Rienner.
- Taylor, Pelle (2026/5/8) 'Finland Did Not Win: The Lost Realism of the Winter War'.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no-russia-isnt-finished/>
- Tikka, Marko (2014). 'Warfare and Terror in 1918', pp. 90-118 in *The Finnish Civil War 1918: History, Memory, Legacy*, edited by Tuomas Tepora and Aapo Roselius.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 Todd, Emmanuel (2025/10/編輯部譯, 2025 年 11 月). 〈我們西方面臨解體的危險：《西方的失敗》斯洛文尼亞版序〉,《海峽評論》, 頁 4-7。
- Trillo-Figueroa, Sebastian Contin (2026/4/1). 'What the Iran war reveals about Nato's appetite for conflict over Taiwan', <https://www.scmp.com/opinion/world-opinion/article/3348047/what-iran-war-reveals-about-natos-appetite-conflict-over-taiwan>
- Troitiño, David Ramiro, Karoline Färber & Anni Boiro (2017). 'Mitterrand and the Great European Design—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European Union', *Baltic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7(2): 132-47)
- Vlahos, Kelley Beaucar & Jim Lobe (2025/11/4). 'Cheney, architect of endless war, helped kill our faith in leaders',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dick-cheney-dies/>

Wachman, Alan (2007/蔡耀緯譯，2023). 《為什麼是台灣？中國領土完整的地緣戰略理由》。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Yip, Hilton (2022). 'Taiwan Can't Rely on 'Daddy America' to Solve Its Problems,' August 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8/17/taiwan-america-china-pelosi-visit-reliance/>